



劇作新刊

爲法小品集

洪爲法著

北新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798

刊新作創

集品小法爲

著法爲洪



1563976

小引

我自己本不算文人，偶然弄筆，乃興會適至，偶然擱筆，亦是意懶心灰。此冊所收各文，乃近幾年零星寫成的。有許多過不滿意或過於不合時宜的，在編訂時都已刪去。卽此，似乎還不能使讀者發生什麼好感。反正這不是什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作，在著者原是藉以遊戲人間，聊慰寂寞，在讀者祇須當作一時的消遣，則目的已達，安望其他。至於李小峯趙景深兩先生竟能允許此書由北新出版，在私情上說，當然感愧無地，就在此敬致謝意。

爲法二十四年春於上海。

爲法小品集目次

曲阜漫話

- 一．十八里的驛車上……………一
- 二．三多……………五
- 三．小聖人的我見……………九
- 四．聖公府的瑣屑……………一五
- 五．從丁祭到講道……………一九
- 六．顏廟的憑弔……………二三
- 七．南郊懷古……………二七

- 八. 過去的 second 師範之介紹……………元
- 九. 從喜劇到悲劇……………三
- 二〇. 狗眼光……………三
- 二一. 乞丐和小偷……………四
- 二二. 貨價高低的標準……………四
- 二三. 『一點』和『一點子』……………四
- 二四. 大哥，二哥和三个……………五
- 二五. 『王八的孫子』之運用……………五
- 二六. 最新時髦的摩登派……………五
- 二七. 婚喪大事……………五

六．歸途……………六一

世味……………六五

一．他要她懺悔……………六五

二．花生米……………七一

三．粥廠……………七五

四．生命的軌跡……………八〇

五．吃飯問題……………八四

綠楊小記……………八九

一．死的歧路……………八九

二．詩與小說……………九二

三．出世……………	九二
四．混的哲學……………	九四
五．襲擊的勝利……………	九五
六．耐讎……………	九六
七．蛙聲……………	九七
八．未來……………	九八
九．病的妙義……………	一〇〇
一〇．一個矛盾……………	一〇一
二元論者……………	一〇三
文人的架子……………	一二五

在秋風裏·····	一九
飲酒和做夢·····	二三
面孔的轉變·····	二七
簇新的對話種種·····	三五
詩人開會·····	四二
窘相的一羣·····	四七
名子頌贊·····	五二
尾人頌贊·····	五五
面子立國·····	五九
論打架的方式·····	六三

病忘者的醫治	一七六
小事不糊塗	一七一
每日談話	一七五
一．難得糊塗	一七五
二．不為已甚	一七七
三．教育之生人和殺人	一八〇
小言	一八三
一．做順民去	一八三
二．阿拉伯人	一八五
雜感	一八九

- 一． 上台與下台……………一八九
- 二． 三等人物……………一九〇
- 三． 橡皮飯碗……………一九一
- 四． 學生救國的軌迹……………一九二
- 橡皮人的洩氣問題……………一九五
- 水烟袋和悠閑生活……………一九九
- 乞丐的開心……………二〇三
- 結婚啓事……………二〇七
- 從好吃到做人……………二二一
- 說話的研究……………二三五

苦笑中的獨白……………一九

附錄

我與文學（代跋）……………二三

曲阜漫話

一 十八里的驟車上

偶然來到曲阜，也偶然在曲阜住了一年。曲阜的偉大，因為來到後是減少了；曲阜的神祕，也因為來到後消滅了。

從浦口坐了十七點鐘左右的津浦車，算是到了離曲阜十八里的姚村。這裏從前叫姚村站，最近一兩年才改稱曲阜站，雖是很小的一站，却無論特別快車，普通快車，都得在此停留幾分鐘，大約是對孔

老夫子表示敬意。自然，我們能在這裏下車，是沾孔老夫子的光了。

下車後得坐騾車。十八里路要走三點鐘左右，看來比牛還慢。反正慢走已經夠顛簸了，快更不了。所以我坐在騾車上的時候，爲怕腦袋被碰壞，爲怕五臟被翻轉出來，倒希望牠慢慢的走，慢到不能再慢。其實也可下車走走，但是路上風沙太大，與其被風沙欺負，倒不如像刺蝟一樣的縮在車箱裏任其顛簸。

因爲車子顛簸着前進，在車上也便雜亂的遐想起來。眼前的事實，使我想到孔老夫子的周遊列國。那時怕他老人家也是坐的騾車，也受夠了顛簸；所以『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皇的結果，只有喊『天喪予』；喊『甚矣吾衰也』，喊『歸歟歸歟』，這和我們的革命

家到窮極無聊時，高呼口號是一樣。

徒步是不可，坐車子又受顛簸，原是沒有法子的事。顏回在死的時候，他的父親顏路請孔老夫子賣了車子來代顏回買椁，於是孔老夫子便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大夫之後，便不可徒行，便要坐車子，這當然與他老人家傳道有關係，所以甯受車子的顛簸而不辭。避避風沙，我想還在其次。

車子，孔老夫子，這兩者中間既然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此孔老夫子便特別愛好車子，乃至於想做一個車夫。既然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又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當着長沮桀溺在那裏耦而耕，孔老夫子使子路去問津，長沮說：『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這時他簡直是個車夫了。可惜眼前的車夫不是孔老夫子，不然，也可和他談談道，度過這無聊的時光。

車夫趕着騾子，騾子在一顛一簸的前進；車子載着我，我也在一顛一簸的前進。騾子是車夫趕着牠前進，我又是誰趕着前進呢？我之來曲阜，既不是瞻仰聖地，又不是像孔老夫子周遊列國想傳什麼道，却是不能不來，便因爲我也有一個無形的車夫在趕着前進，那便是『生活』。

自己的生活，母親的生活，妻子的生活，都是趕着我到曲阜來，

我的生存的意義，大約也同眼前的騾子一樣，只有在顛簸中去發現了。

——由遐想結束到感傷，便在感傷中到了曲阜城。

二 三多

到過泰安的人，都曉得泰安有三美，那便是豆腐，白菜，水。至於曲阜呢？雖無三美，却有三多。所謂三多，我曾問過幾個人，結果是言人人殊。有的說是牛車多，老鴉多，窰子多；有的說是牛車多，貓頭多，窰子多；有的說是黑泥多。老鴉多，窰子多。無論那種說法，却都說窰子多，這簡直令人不能相信。因為曲阜是聖地，孔老夫子

又是『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那有自己的故鄉還不能感化的道理？我在曲阜巡禮一度，看到街上有非常多的貞節牌坊。雖然兗州的牌坊，雕刻之好，名聞全省，掖縣的牌坊，數目之多，也名聞全省，可是曲阜的牌坊，雕刻也不算壞，數目也不算少。這是女性遵守禮教的表徵，那有窰子多的道理？至於有人說孔廟的左近窰子尤多，在說的人是振振有辭，而在聽的我則以爲簡直是侮辱聖地，信口雌黃。不管事實如何，爲着聖地的尊嚴，至少我是不願相信。

說到牛車，眼中見到的確是不少，但在實際上也不算什麼。本來城就小，孔廟，聖公府，以及近支各府，又佔去了全城一大半，自然

更覺得小。街道因為地方小，既不多，又不寬，只要有幾輛牛車在街上走過，擠來擠去，看去自不免覺得多了。山東的朋友說，別的地方，沒有像曲阜牛車可以隨便在城裏走的。他代曲阜定了一個名子，說他是『鄉村的城市』。城外不打麥，把麥用牛車拉到城裏來打，城外不堆田裏肥料，把肥料再用牛車拉到城裏來堆積。牛車覺得多，這些地方當然是有關係。

至於老鴉，冬天却不少，滿天是黑壓壓的，城外的田裏也是黑壓壓的。大約曲阜這地方是老鴉冬天的樂園。過了冬，就見不到什麼。貓頭就是貓頭鷹，在孔廟裏聽說很多，不過白天是見不到的，也不易定其多少。

我個人則以爲說曲阜的黑泥多，那倒千真萬確。北道上原是黃沙出產地，而曲阜的街上，則不是黃沙，却是黑泥。街心是垃圾場，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公然的將垃圾向街心一倒，腥騷爛臭，來往行人，都得分嘗其滋味。污穢不堪的水，也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公然的向街心一潑。在潑者未嘗不以爲是大開方便之門，爲來往行人做着灑水馬車，只可惜污穢一點，對於來往行人常有失敬之處，衣履上常碰到白圭之玷，無妄之災。

街心是垃圾場，又是穢水池，於是黃沙都變成黑泥，黑泥也就變成曲阜的三多之一。這真是千真萬確。

三 小聖人的我見

——首先解釋題目：所謂『小聖人的我見』，便是說我眼中看到的小聖人。在曲阜一年，看到小聖人的次數很多，不過印象都很模糊，只有三次印象很鮮明。這裏的『我見』也就是記此三次的印象。

接着再解釋『小聖人』。聖人而稱爲小，是因爲年紀的關係不得不如此。又因爲是孔聖人的後裔，無論才不才，也不得不稱做聖人。當今的這位小聖人，叫做孔德成，年紀只十三四歲，襲封衍聖公，俗稱小聖人。我以其乳臭未乾，便從俗也稱爲小聖人。——以下便是正文。

凡人到了曲阜，自然要到聖公府去看看小聖人。我到曲阜的第二

天，便有人領導我到聖公府去。同去的人很多，大家都懷着好奇的心。到了聖公府，有傳達的人把我們的片子遞進去，過一刻，一聲說有請，我們便經過一重重的門，被招待到一座西式客廳裏去。這裏面一切是西式的，有府裏的招待主任招待着我們。我們躺在沙發上，我們抽着捲烟。這時領導人向招待主任說：

『這幾位多是從外省來的，想見見衍聖公。』

『好好！可以！可以！』招待主任說了以後，掉轉臉來向排列在廳外的十幾個差役說：

『到後面去請一請公爺！』

差役們本都是筆直的站在那裏，聽到主任的吩咐，一齊頭低下，高聲

應是，隨時便有幾個人很快的向後面走去。

這時我們是七嘴八言的和招待主任講話：

『衍聖公在家還上學吧？』×問。

『當然當然！怎麼能不上學。』招待主任答。

『念些什麼書呢？』

『也學算術，從前還學英文，是準備留學去的。』

大家都笑起來，我却沒笑，因為我正想到『孔子是聖之時者也』

一句話。我想孔老夫子如生在現代，必然也和我們一樣：坐沙發，抽捲烟學算術，讀英文；滿嘴的密司密司特，一派的摩登意味。這可以推想而得，當今的衍聖公正在學習算術英文，才真是亢宗之子孫，有

何可笑。

又有人問：『中文呢？』

『讀經讀經！』這位主任說着點着頭。

『府裏的一年開支大概是不是？』

『是的。現在簡直有些維持困難。唉！府裏的景況，一年不如一年，近年來大家更要打倒孔子了，誰還管這些事呢！——這都是革命的好處！』這位主任說時很有感慨。

……話很多，都沒談了，差役突然進來一個，向主任說：

『公爺來了！』

公爺畢竟是公爺，比主任威武，主任馬上站起來迎了上去。這位

公爺便在前面差役和旁面侍從簇擁着進來。

公爺向我們一鞠躬，我們都站起回了禮。公爺站着沒坐下，旁面的侍從便說：

『公爺還沒吃飯，少陪了。』

於是公爺又一鞠躬，被簇擁着退去。十幾歲的小兒，本可跳跳躍躍，活潑潑的，無如他是衍聖公，便不能不少年老成，規規矩矩，規矩到使人說：『這小孩子簡直不像十幾歲。』

——這一次給我的印象很鮮明。

我在曲阜，常到南門外去遊覽，那邊的風景很像江南。一天的午後，又向南門外走去，聽見後面騾車響，我們讓到旁邊走。兩旁的店

家說：『小聖人來了！』大家紛紛走出來。我們在旁邊一看，原來兩輛騾車，都是硃紅漆的，特別耀目。前面一輛是孔德成坐着，後面一輛是他二姊坐着；孔德成依然少年老成，而他姊姊却裝束入時，儼然是一位江南的摩登女郎。後面距着幾個差役，這一次是走的，據說有時是騎着馬在前後簇擁着。

大家爭着看小聖人，把小聖人幾乎看殺了。可憐他坐在車子上局促得像做刺蝟，反不如他那摩登的姊姊能左顧右盼，自自在在。

這一次給我的印象也很鮮明。

在曲阜，孔廟是幾乎每天去的。到了丁祭，更是準時前去。在丁祭時，這位小聖人是主祭，峨冠博帶，巍巍的筆立在大成殿前一羣人

中間，動也不能一動。儀節既很隆重，他的態度也不能不很莊嚴。他到大成殿去獻爵時，有紅紗燈，玻璃燈，香爐引着，兩手提着腰間玉帶，一步三搖，真是斯文極了，大約這事很痛苦，他站久了，也向一旁看看，露出幼稚的笑容。只是隨時左右陪祭的都向他投射一股可怕的目光，他惟有受他們征服，又斂了笑紋，不敢邪視。

——這一次給我的印象也很鮮明。

四 聖公府的瑣屑

說過衍聖公，且再略談聖公府的瑣屑。說到聖公府，府裏原有百戶，凡是公府裏使用的東西，都歸百戶照管。譬如公府掃地，不能不

用苕帚，於是百戶中就有苕帚戶。公府飲食，不能不用碗，於是百戶中就有碗戶。丁祭時不能不用牛羊豬，於是百戶中就有管牛羊豬的。公府中一年中所需之苕帚，由苕帚戶供給；所需之碗，由碗戶供給；所需之牛羊豬，由管牛羊豬的戶頭供給。府裏對於送來的東西，照給官價，平時對各戶也給點口糧。不過官價不能跟着市價漲，各戶也不能犧牲，因此供給就不如過去周到。最明顯的是丁祭用的牛羊豬，都很瘦小，就爲了官價小，各戶送不起大的來。

在百戶中有不管公府裏什麼東西，只是供給些氣力的。也都有口糧。這些戶頭中間最使人感到特別興趣的，莫如只供給公府裏眼淚的哭戶。真所謂凡人皆有死，雖是聖人之後，也不能不死。只要公府裏

死了人，哭戶的工作便有了，就是代那些應當哭的人去哭。這種哭法，自然哭不下眼淚來，似乎比較貓哭老鼠還不如，可是哭的聲音總要有的。施耐庵說得好：『哭有三樣：有淚有聲爲之哭。有淚無聲爲之泣，無淚有聲爲之號。』這便是所謂『號』了。男代男號，女代女號，許多看見過的，都說能使『弔者大悅』哩。

公府的田地很多，據說北平有許多，山東有許多，連江蘇也有許多。這許多田地，照例不納稅，因爲都是皇家欽賜，來頭太大。府裏收的租也很少。有的一年只繳幾分錢一畝。有一次那位招待主任談到公府的財政困難，也說到這是原因之一，並且以爲無法整理，政府裏不能幫忙。

住在聖公府裏的，是每一代的長子，其他的人都要一代代的分出去。分出去的時候，田地不能分，照例是得幾文現錢，拿這幾文現錢去成家立業。現在曲阜城裏連聖公府（這算大府）有十二府，另外更有一個南府，都是近支分出的。有的極有錢，如二府；有的極窮，如八府。

曲阜原是姓孔的天下，滿街滿巷都是姓孔的。富的不談，那些窮的却無事不做，因為要吃飯，也顧不得祖上的德行了。不過要到公府去做個差役等等，就不能再姓孔了。正正確確是姓孔，也要馬馬虎虎改姓×。這是面子問題，恐怕也是顧全祖上德行的原故。據姓孔的人說，則是因為孔德成班輩不高，姓孔的好多是他長輩，既做差役，便

已卑下，應受呵叱，何能再敍同族中的班輩，不如改了來得乾脆。——這自然也是一個理由。

五 從丁祭到講道

丁祭完了，一片嘈雜聲，大家都向奎文閣下走去。

『聽講道去！』甲說。

『這次是縣長講道。』乙說。

『縣長也來講道，聽去聽去！』丙說。

丁祭完了，一片嘈雜聲，大家都向奎文閣下走去。

同去看丁祭的幾個人，因為講道，又因為是縣長講道，也就在一

片嘈雜聲中走到奎文閣下。

奎文閣下黑壓壓的都是聽講道的人，長袍馬褂，多是道貌岸然，令人起敬。這一班人必恭必敬的坐在那裏。廊下還站了許多不能進去的人，都是穿不起長衫，衣履不周的朋友。這許多人有負彈壓之責的公安隊攔着不准進去。自然，他們和那些長袍馬褂的人比比，無疑的，他們是沒有聽講道的資格，所以他們被公安隊一攔阻之後，一點不反抗，就同仙鶴一樣只好墊高了腳伸長了頸，向裏瞧着。

我們呢，頗爲認識時務，都是穿的西裝，實在比不上長袍馬褂，雖沒受到公安隊的攔阻，也不免自慚形穢，足將進而趨趨，結果是同一班衣履不周的朋友一樣，站在外面聽。

縣長的身材高大，聲音宏亮，就這兩點，已足增高其講道的價值。只是開始的幾句話說得很低，這却無關重要。他開始說：『孔教會的諸位先生要兄弟來講講道，兄弟學問很淺，實在是不敢當的。……今天講的，只是和諸位研究研究而已。』

這時我們知道他之來講道，是孔教會請來的。請縣長來講道，不能說孔教會之趨炎附勢，只能說我們之莫測高深。

『今天我講的是中庸上一段：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這幾句話說得也低。

『現在先解釋這個道。這個道，是什麼道呢？是天道？地道？神

道？鬼道？佛道？道道？墨翟道？楊朱道？……』

這幾句話說得聲音特別高，從『是天道』起，一連若干道，不但說得特別高，並且特別快，簡直是連珠大砲。

我還想向下聽，同來的扯扯我的衣袖，只有一齊離開了奎文閣。

『真是胡說胡道。』同來的鵬說。

『他是縣長呀。』我笑着說。

『便是縣長，也還是胡說胡道。』

『彼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各道其道罷。』

『是的，各道其道。』

『他是做官之道，我們是討乞之道，還是回去教教學生罷。』我很

感慨，我這時變爲苦笑。

歸途彼此戲謔的說：『你是相信什麼道：天道？地道？神道？鬼道？佛道？道道？墨翟道？楊朱道？：』

歸後逢人便如此的戲謔。有人聽錯了，以爲墨翟道是摩登道。竟衝口而出，說是相信摩登道，引起大家嚇嚇大笑。

六 顏廟的憑弔

顏子的命運總算苦極了，不但在生前，死後亦復如此。生前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雖然博得他的老夫子喝采幾聲，說什麼『賢哉回也！賢哉回也！』可是到了『不

「幸短命死矣」的時候，老夫子既不應允『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的要求，又不贊成門人厚葬的辦法，倒又像不甚愛惜他。大約是他的命苦，老夫子已知之頗深，不使他有美好的享受，正是『知命』之處，如同他自己知道官運不甚亨通，才抓到政權，就把少正卯殺了以抒積憤是一樣。

顏子在孔門中是以德行著，所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又以好學著，所謂『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他的德行，大約就是『終日不語如愚』，他的好學大約就是『於吾言無所不悅』，居然，被後人認爲『德冠四科』尊爲復聖，在陋巷故址，有一座復聖廟，廟食千秋。有人曾經懷疑過，以爲『世界上憑白地僥

伴成名的要算是顏子了。他三十一歲就死的，也沒有做出什麼事業，不過孔老先生替他說了幾句好話，這不是太便宜了他嗎？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戴季陶的回答是這樣：『這個緣故便非常明白，孔子是不容易說人家好話，偏偏說得他頂好。孔子是站在老師的地位說他好話，而他的同學沒有懷着忌刻的態度提出反對的話來，老師說好話，同學不反對，這不是夠崇拜了嗎？』見新亞細亞一卷四期劫後之洙泗一文』戴氏這話固然是很有趣味，可是顏子的苦命，却不因『老師說好話，同學不反對』而減少，依然苦像黃連一樣。

顏廟和孔廟曾一同遭逢到戰神的降臨。而戰神於顏廟就特別的冷酷些，毀壞的特別厲害。孔廟遭劫以後，逐漸修補，當我到曲阜去瞻

仰時，已見不到什麼毀壞的痕跡了。假如重修孔廟的計劃能實現，那麼除舊換新，當更有可觀。只可惜顏廟被戰神降臨以後，正殿的屋頂已經統統被打壞，顏子只好在露天裏正襟危坐着。反正他是『終日不語如愚』，人也不去管他。他的後代，又多是『君子固窮』，那裏還能談到修補，勉盡孝心。也只能備了幾張蘆蓆，使他少受一點風吹雨打日曬霜侵。在這種狀況之下，不知他還能『不改其樂』罷？

我曾到過顏廟幾次，觸目都是頽垣破壁，荒榛斷梗。還有許多飛鳴自在的野禽。可憐顏子困窮一世，到死後還不能送去了窮神，窮神和戰神連合戰線又來欺負他不已，真是可嘆！

七 南郊懷古

曲阜的風景，當以南郊爲第一，我曾有兩句詩：『塘畔芙蕖堤上柳，爲誰風物似江南。』因爲當我初到曲阜的時候，幾處古蹟去得厭煩了，思念到故鄉，便到南郊去閑踱閑踱。我曾在荷花塘邊品過香茗，我又曾在楊柳堤上做過美夢。柳堤的下面是一條沂水。論語上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浴乎沂就是指的這個地方。至於舞雩台也離此不遠，相隔不過二三里路。

曲阜原是魯國舊都。只是現在的曲阜城已一再遷徙，早不是魯都的舊址。魯都的舊址却在城東周公廟那裏。那裏地勢最高，據說就是魯國宮闕所在地。因此古代的沂水是在城的西南。論語上載着曾點說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老夫子便「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載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大約過去曲阜的風景也以這一帶爲佳，所以他們師徒便以這裏做個遊憩之所。不過「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啓人疑。」於是便有人以爲「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過濱，蓋出此。」並且又有人以爲「曲阜亦有溫泉。」（以上見陔餘叢考）可惜我們現在在曲阜找不到溫泉，不知他們師徒當時是不是能找到溫泉來沐浴。我的愚蠢的推測，或者當時他們師徒常到這一帶來遊憩。在這風景如入畫圖之中，快樂得忘形了，於是在水邊弄弄水，夸飾其辭，便是浴乎沂了。弄弄水以後，便就近到舞雩台上吹

吹春風，然後再詠而歸，大約和現在學校裏遠足一樣。

我在曲阜，最喜南郊，固然因為他風景美好，且可藉此發抒一些懷古的幽情

八 過去的第二師範之介紹

介紹第二師範，並非因為他是曲阜的最高學府，而是另有原因。

說起山東的第二師範，真是『諸葛大名垂宇宙』，通國皆知。曾經演過子見南子，惹起了侮辱聖人的問題。雖然當時的那位宋校長，以及學生自治會一再聲辯，但始終未息孔氏之怒，始終執定是侮辱聖人，於是那位宋校長結果把校長送去。關於這些文電在從前的語絲上曾由

魯迅彙刊過一次。後來校長雖換，學生未換，學生們認爲是封建勢力的反攻勝利，憤怒萬狀。恰好雙十節全縣舉行提燈大會，二師的學生就以燈籠桿子爲武器，向聖公府辦的明德中學的學生進攻。明德中學是初中，人少年幼，看見來勢太兇，自然抱頭四竄。這次算是二師大奏凱旋。但是明德中學畢竟是聖公府辦的，不甚好惹，打了之後，就有各鄉的紅槍會聚了一兩千人準備進城殺盡了二師學生。好在當時的縣長敏捷，以及校長韓旋得法，才消弭了紅槍會的騷動。這時二師學生的威風沒有了，晝行夜伏，時刻戒備，成了一羣變相的貓頭鷹，又被所謂封建勢力反攻勝利了。

不過山東的二師在過去是著名的思想簇新的，不因人家反攻勝利

而變了方向，依然是左傾。每個學生起碼也有幾十塊錢的社會學科書籍。學校裏有消費合作社，因為營業時間有限，而全體學生的購買力太大了，因此每天都有人犧牲吃飯或上課的時間等着開門，鬍鬚是在購四等車票一樣。

購買力如此之大，閱讀力如何呢？據說也不錯。彼此見到，滿嘴都是簇新的名詞，如『布爾喬亞』『奧伏赫變』之類。並此彼此的行動言語，常會受到意外的批評，如這『種做法不合辯證法』『這句話不合辯證法』之類。他們自己說，過去簡直一切籠罩在辯證法的一個名詞之下——這大約不是吹的。

大家都崇拜辯證法。大家也知道在國內這一類書是貧乏的可憐，

但對於外國語是不贊成學的。大家又知道研究這一類的學說，對於數理、生物等學科是要了解，但因為乾燥或繁瑣，也是不贊成學的。他們自己說，過去簡直一切籠罩在辯證法的一個名詞之下，雖然不是吹，而這『一個名詞』四個字却很耐人尋味的。

教邏輯，大家以為形式邏輯是反動，要求改教辯證法。教歷史，大家以為是陳腐無聊，要求改教馬克思經濟思想史，捧二師學校的碗，便要受二師學生的管；你不受管，你就只有滾開去。——這倒乾脆得很。

至於上課，既是思想的左傾，行動如不右傾，也不合摩登的條件。做教室裏的看守狗，做分數的奴隸，這真是無恥之尤者也。於是應

時產生的辦法，便是派代表上課。這一課甲乙做代表，那一課丙丁做代表，彼此輪流。這是面子問題，學校教師學生，三方面都可因此而敷衍下台，儘管不是一個辦法，却是個矛盾的進展，合于辯證法的！

便這樣矛盾的進展着，一直到去年五月二十，被省府當局逮捕了六位教師，十二位學生，才算停止了進展。

九 從喜劇到悲劇

還是繼續的談談二師。

二師在去年五月二十日以前，真是言談行動，無所顧忌。這裏寫不了許多，且介紹一幕短短的喜劇，或者可說是最精采的一段。

學生某甲結婚了。年歲只有十幾，北方多是如此，不足爲奇。禮堂上高燒紅燭，來賓黑壓壓的，中間許多都是某甲的同學。婚禮一切是舊式，因爲秉承了父母之命，聽從了媒妁之言。這在某甲爲着從此有了媳婦，倒不覺什麼不合時宜，可是某甲的同學却有些搖頭咂嘴了。

『報告戀愛經過！』在某甲和新娘磕了許多頭以後，有幾位同學這樣嚷。

可是我的天！某甲從那裏報告起呢？他就不知道戀愛是個什麼滋味。他原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的，又有什麼戀愛經過可報告呢？他紅漲着臉，他沒有話說。

『這是不行的，至少也要有幾句答辭。』許多人見他不說話，嚷得

比先前起勁。

他依然紅漲着臉，他依然沒有話說。

『封建思想！封建思想！』現在大家是嘲弄他了。

說他有封建思想，他很難受。他覺得不說幾句話，是一種恥辱，終身的恥辱，於是他在人叢中間站立了，開始『答辭』。

『今天兄弟結婚，承諸位……』

他正紅漲着臉說着答辭，才說出一個頭子，却已惱了站在背後的一位舅父，不等他再說，就請他享受一下很實在的耳光。擱的一聲，他的難受倒忘却了，而平時高談反對封建制度，這時却在行動中表現了。他趁着被打的勢子，抱着頭一蹶到了天井，嘴裏在高呼着：『打

倒黑暗的家庭！』

家庭不准他答辭，轉是給他一下耳光，實在是黑暗。不過他除去高呼了這一次的口號以外，並未實際上打倒家庭。我到曲阜的時候，是看見他穿着馬褂，拿着手杖，周旋於鄉先靠之前。

喜劇演過，到了去年五月二十日，便是悲劇的開始。

那是十九日的深夜，韓復榘的手槍旅開到曲阜，事前外面都說裏面有武器，所以來得特別嚴重。他們包圍了學校，他們分頭的到學生寢室，教師寢室去。他們喝令學生都舉起兩隻手不准放下，並且睡在舖上。他們按照已經偵查好了的路引，把預定逮捕的用繩子扣起來。這中間曾有人手酸舉不得了，動了一動，就被大刀砍傷了膀臂。結果

，捕去教師六人，學生十二人。

教師是三個是教國文的，因為是教普羅文學。一個是教邏輯的，因為是改教了辯證法。一個是教音樂的，因為被學生逼迫着教了一次國際歌：據說這位教師並不會，是幾個學生先教他的。又一個是教圖畫的，因為要表示普羅，博得學生的歡心，便畫了一個人把黨旗撕碎在地下。學生十二人，都是因為有嫌疑。

捕去一年多，還未正式解決，聽說只有一位教師，一位學生是被保釋了。這兩位雖是案情重大，平素是為首的人們，却因他倆自首，恢復了自由。

從此，學生們都經過了大風浪，提起就胆寒，於是什么都不提

了。曲阜人都說：『二師的學生現在變了。』不錯，變了，他們是因爲手槍和大刀才變的。

一〇 狗眼光

狗本來比人厲害，而曲阜的狗則更厲害。

同事的仲家便有一條大白狗。牠看見人去時，常喜歡和人行個接吻禮。這接吻不能和摩登女郎的接吻相比，惡狠狠的煞是嚇人。因此我就不敢前去領教。有時要去，總是先遣一個工友去說一聲，要仲家先把這一條大白狗關起來，或者站在門口接我，免得接吻。

我是最怕狗的，平生吃到狗的苦最多，見到狗就胆寒，而偏偏

曲阜的狗就最多，幾乎家家有狗。仲家的狗厲害，只是隨便舉個例而已。

爲什麼曲阜的狗多，我想，大約是因爲公安隊太少，不足維持治安的原故。曲阜全縣的公安隊不過三十名左右。我在曲阜一年，只偶然在十字街頭，或城門口見到過。於是人不夠，只好狗來湊了。

說來奇怪，曲阜狗也和別處不同。不但走到每個狗的防區裏牠要狂吠，顯示牠的威風，就是你在大街上走得好好的，牠也能離開防區，走來襲擊人。這事對我極其不利，因而不敢一個人在街上走，多是找人做伙伴。——我總不解曲阜的狗何以厲害到這樣！

不久有位同事發現了一條狗咬的原則，使我更外奇怪。他說：

曲阜狗對於衣履愈整潔的人愈咬得厲害，這話起首我也不能相信，畢竟被事實征服了，只有承認他這發現是正確。

曲阜狗爲什麼有這特殊的眼光，我自慚淺見，莫測高深。可憐我們這班窮措大，爲着教書的體面（？）不能穿得過於襤褸，又不能如曲阜富有之人，躲在家裏，輕易不出來，常常遭逢到狗的無故之襲擊，只好怨自己的命了。

末了，又有人研究曲阜的狗，研究的結果，認爲曲阜的狗是平民化。

『曲阜的狗呀！無怪你要無故的襲擊我，因爲你已平民化了。過去我怨恨你，算我失敬失敬！』

一一 乞丐和小偷

據說曲阜沒有小偷，這事爲曲阜聖地增光不少。若問爲什麼沒有小偷，可不是公安局『除暴安良』的得力，乃是乞丐衆多的原故。乞丐越多，小偷越少。對於乞丐如若有求必應，便沒有小偷席捲而逃；曲阜人認爲這是一定的道理。自然，對乞丐之有求必應，非其所欲，而任小偷之席捲而逃，則更非所欲，二者既不可并除，只有舍小偷之席捲而逃，而取對乞丐之有求必應了。

曲阜乞丐之多，這是勢所必然；而曲阜乞丐的威風十足，自也是勢所必然。

曲阜的乞丐，多半是農民的副業。鄉村裏沒事做了，便到城裏來做乞丐，這算是他們的一種副業。他們原不是飢寒交迫的遊民，對於他們就不能當作真正的乞丐看，可況他們又能使得小偷沒有，有功受祿，自不免威風十足了。

他們不甚要錢，他們多是要饅饅、薄餅等等。而饅饅薄餅等等，又是壞的不要，碎的不要。我曾親自看見過一家給乞丐一些碎的薄餅，乞丐就大發威風，高聲責備這一家不應當這樣。總算是曲阜乞丐的威風有靈效，畢竟換了好的去。

這種討乞的技能和習慣，大約從小就養成的。我時常和朋友們出城去閑散。少昊陵，周公廟，……這些地方都是常去的。每次去的

時候，過一個村莊，便有許多小孩圍着來討乞，這許多小孩原是在一旁耍的興高采烈，在黑泥裏翻着筋斗，一見到城裏的人到了，立刻可以停止遊戲，包圍了來練練討乞的技能和習慣。討乞到更好，討乞不到，一樣還是去遊戲。這些小孩，大約都是將來到城裏正式討乞的後備車。

——我們爲保持曲阜沒有小偷的榮譽，我們是在禱祝曲阜的乞丐一天多似一天。

一二 貨價高低的標準

人到無聊的時候，就得設法消遣，一個人跑到曲阜來，第一兩天

雖是生活上有些不慣，總還覺得新鮮，何況有孔廟孔林等處可去觀光。可惜曲阜的新鮮，被塵土漸漸掩蓋了，祇覺得曲阜的塵土不同別處，令人特別的難受，而所謂孔廟孔林等等，也就不過如此如此。

『喝酒去！』同事的甲說。

『好，咱們一齊去。』同事的乙說，並且邀約了我。

三個人在街上走過，因為都是陌生人，又有兩人是西裝，別個人常會目送我們。大約是他們好奇心的表示，一向就看得少，也難怪他們。

穿過一條新文化街，一轉彎便是棋盤街。這棋盤街直沒有法子和上海的棋盤街比的，然而在曲阜却是唯一的繁華街市。我們走上棋盤

街，便去買酒。

『紅玫瑰怎麼賣？』三個人齊聲的問。

『要什麼？』掌櫃的不懂話。

『問你紅——玫——瑰——怎麼賣——』我們只有再說一遍，說得很慢。

『呵！紅玫瑰！三毛大洋一瓶。』

『這麼貴嗎？』我們意在減價。

這時裏面又走出一個人來，向掌櫃的問我們買什麼，等到掌櫃的告訴他是買紅玫瑰酒，他便說：

『三毛半一瓶。』

「剛才不是說三毛嗎？」我們都很詫意。

「剛才才是他說錯了，三毛不賣的。」走出來的那人說。

「走！走！不在他家買，真是欺人！」我們喝酒的興趣至此已受了打擊。

過了幾月店，又是賣酒的。問價的結果，說是客氣些，四毛錢一瓶，倒更貴了。於是才知道他們欺負外來的人是有連合的戰線。喝酒的興趣就完全被『欺負』壓下去了。歸途只有慨嘆：不想曲阜人也如此不誠實，真是跌辱了孔老夫子。

——近來許多山東人都告訴我，說曲阜人不甚大方，不能代表山東。如果這話是對的，那麼，孔老夫子的大道，倒變成丈八的燭台，

是照遠不照近的，好歹且哼他一聲『嗚呼！』

一三 『一點』和『一點子』

母子兩個。

母親雖不是曲阜人，只寄寓在曲阜一年多，可是十歲左右的兒子，却一切都曲阜化了。下面便是她倆一段對話。

（母親捧着一大碗糊塗放在她兒子的面前。）

母——你就吃這一碗。

子——我不要這一點！（他搖手，他表示躁急。）

（母親又盛一小碗糊塗放在她兒子的面前。）

母——好啦，再添給你一小碗！

子——我更不要這一點！（他更搖手。他更表示躁急。）

母——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她也躁急。）

子——我就是不要這一點哩！（他圓睜着眼睛向他母親在閃動，他是很詫異他母親爲什麼不懂他的話。）

母——阿保！你究竟是嫌牠多還是嫌牠少呢？（她真莫名其妙了。）

子——嫌牠多哩。

母——嫌牠多，又爲什麼說不要這一點呢？（她還是莫名其妙。）

子——……（無話可以答復，因爲他是曲阜化了。）

原來用曲阜的話說，不要這一點，便是不要許多。爲什麼『許多』不說，反是說『一點』，這不但我們外來的人不明其理，便是曲阜士著，也一樣的不知其所以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或者這是因爲修辭的關係，所謂『反辭以見義』嗎？——除非去問博學的孔老夫子了。

『許多』既變成『一點』，於是原來『一點』的意思，說來就不得不另鑄偉辭，於是『一點子』便出現了。

『一點』代表『許多』。

『一點子』代表原來『一點』的意思。

——這就是曲阜話。

一四 大哥，二哥和三哥

武大郎是個著名的王八，又是老大。他這『三寸丁穀樹皮』，『無用之人』。自己做了王八，還不安分些，偏要捉姦，被踢得『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結果是被潘金蓮用砒霜毒害，『腸胃迸斷，嗚呼哀哉』。倒轉累了兄弟武松來替他報仇，『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這都在水滸上敘得明明白白，賴也賴不掉。偏偏他又是山東清河縣人氏，這對於山東，真是大不敬。因此在山東便不能稱人大哥，稱人大哥，就是稱人武大郎。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稱人王八，誰又願意做王八呢？

誰都不願做王八，誰都不願別人稱他大哥。大哥在山東就只有親兄弟之間用到，普通的稱大哥，是十二分忌諱的。倘若你忘却這忌諱，或者不知這忌諱，結果輕則被罵，重則被打，斷不會放鬆過去。

『大哥是不能隨便叫的！』山東的朋友都是這樣說。曲阜不在例外。我因為受不住罵，挨不了打，所以特別的記着：『大哥是不能隨便叫的！』

『大哥』如此，『二哥』也差不多，不過沒有『大哥』的那樣普遍。譬如在泰安就不能稱人二哥，泰安叫狼做二哥。『二哥來了！』就是說『狼來了！』人都說狼心狗肺，誰又願意做狼呢？泰安人因為不願做狼，就不願人稱他二哥。在曲阜據說二哥也不能稱，因為孔老夫子是

行二，二哥也一樣的忌諱的。自然這中間有個區別：在泰安是不願被稱二哥，而在曲阜却是不敢被稱二哥。總之，稱人二哥，在山東有些地方也是不行。

爲着穩健起見，最好是叫『三哥』。無論如何，『三哥』在山東是很受歡迎的。

一五 『王八的孫子』之運用

父子兩個鬥嘴。

父——你這王八的孫子，……

子——你不要捲，你還是捲王八的兒子，……

『王八的孫子』在曲阜下層階級中是一種極普通的罵人的話。罵人『王八』，已是大不敬，被罵爲『王八』，已覺委屈不堪，何況又是『王八的孫子』，真是不堪之至了，罵人，是『王八的孫子』，自己發誓，也用『王八的孫子』。

罵人不分是外人或自己的兒子等等；自己發誓，也不分是對外人或對自己的父親等等。這個，我們外方人正不必推敲，因爲一推敲就糟了。

譬如罵自己的兒子是『王八的孫子』，那自己便是『王八的兒子』，他的父親便是真不二價的『王八』了。罵兒子連帶自己以及自己的父親都罵在裏面，可謂求全責備，洋洋大觀。所以父罵子『王八的孫子』，

子可回敬一句：『你還是捲王八的兒子』。至於對人發誓，也用『王八的孫子』，如有點虛偽，就不替罵父親是『王八的兒子』，祖父是『王八』，這也不能不謂之奇談。

——不過這還是從『罵』到『王八的孫子』，雖是奇談，也可原諒他當時的粗暴無禮。其實更有喜歡起來說『王八的孫子』的。譬如喜歡自己的兒子，喜歡的程度太高，簡直無法可以表現出來，也可說一聲『你這王八的孫子』，這更可謂『匪夷所思』。

自然，罵或者說『王八的孫子』的，是下層階級的人。可是曲阜乃聖地，無論罵或說出於何等人之口，聽去總覺有些刺耳。我們爲擁護聖地的尊嚴計，實在有請曲阜的父母之官明令取締的必要。

一六 最新時髦的摩登派

說到摩登，就是時髦，而曰時髦的摩登派，本已滑稽，偏偏又在時髦的上面添上最新兩字，疊牀加屋，則更令人捧腹。不過這句話是有來歷的，中間包含着一段小小的趣事。

在第二師範附屬小學裏有一位女生，年齡只十三歲左右，本是梳着髮辮，某一天忽然剪去，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在她的日記本上才發現她剪髮的經過。她在日記本上說：『我今天和母親要了十幾個銅子，一個人到理髮店裏去，剪掉我的辮子，回家以後，哥哥和嫂嫂笑我，母親責備我。都說我不應當剪掉辮子，我的意思，是想做一個最

新時髦的摩登派，但是我家裏都不和我表同情，我心裏很是難過。」她日記上的話大概如此。從此她就有了了一個外號，叫做『最新時髦的摩登派』。

曲阜原是鄉村化的城市，本就談不到什麼摩登，也不知道什麼樣才叫摩登。她怕只是在報章雜誌上得到一些關於摩登的模糊的印象。

她之所謂摩登，恐怕只是指着高跟鞋，露腿脚露膀臂的時裝少女而言。而她却能無中生有想出『最新時髦的摩登派』的一句話來，可知她小小的心中陶醉於摩登的程度了。寫到這裏，我想到城中謠上話是不錯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我是默禱這位女郎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做一

個『最新時髦的摩登派』。

不過曲阜又是個古典的城市，如何能實現這個理想，真是太無把握。外地人偶爾到曲阜來觀瞻觀瞻，女人著了高跟鞋，街上人可以聳頭鼠目的看，鬼鬼祟祟的談。

『奶奶！腳上帶了鈎子！』

高跟鞋，在一班人認為是帶了鈎子，可謂形容入微。而開口便是『奶奶』，實含有無限的輕蔑侮辱之意。在這樣的氛圍中，又如何能談摩登？可憐的小朋友，你的理想怕永遠是理想了，除非你不怕輕蔑，不怕侮辱，不怕人家說『奶奶！腳上帶了鈎子』等等。

一七 婚喪大事

記得孔老夫子曾經說過：『禮與其奢也甯儉。』喪禮也是禮，若照聖訓，自然也應『與其奢也甯儉』。無如我已經說過。『孔夫子的大道，倒變成丈八的蠟台，是照遠不照近的。』曲阜的喪禮，却是與聖訓剛剛相反，他是『與其儉也甯奢』。在新文化街上有一家富商死了正主，辦完了喪事，便用去了三萬元左右，在領帖的那幾天，同街的左隣右舍，只要送一些禮物，無論貧富都可『闔第光臨』，並且可以連吃三天——這叫做『吃喪飯』。俗語有所謂『趁火打劫』，這『吃喪飯』便是『趁喪打劫』了。或者有人以爲這是富商，他的錢原是湯裏來，水裏去的，死了正主，用去兩三萬元，實也不算什麼，並且是人情之常，正

好顯顯他有錢的威風，其實不然。喪禮雖是稱家之有無，却要盡量的用掉你所能用的。譬如，我所在的二師裏，有一個工友死了母親，這算是苦人，『吃喪飯』的人還有二百以上。無已，只有向有錢的親戚商借，東家借兩百斤醃醃，西家借幾十斤荳油，等開發了『吃喪飯』的，辦完了喪事，再做牛馬去償還。朋友告訴我，有一位秀才，家裏只有十幾畝大田，一座草房，因為辦父親的喪事，田賣了，房子典了，這還不算，又借了許多債，結果喪事完了，他也完了，從此做了高等的乞丐。所以我想，當喪家看見不盡洋錢滾滾去，或是不盡的醃醃和菜蔬等等直向『吃喪飯』的嘴裏送去的時候，倘一想到自己此後的困厄，恐怕比哭他的父母還要傷心理。

喪事如此，喜事如何？據我所知，無甚特點。不過有一小點却值得爲之表彰，凡是新郎在結婚以後，例須出去謝客。本家，親戚，朋友，是來送禮道賀的都要走到。去時前面有吹鼓手，嗚嗚打打的吹着，後面有新郎，搖搖擺擺的走着。曲阜城本是很小，經過這一吹一走，馬上便傳遍了全城，大家都知道：『某某人有媳婦了。』（媳婦者，老婆也。）這是我在曲阜一年所常見的。平情論之，倒是一件很好的事，不過與『吃喪飯』來相提並論。這一吹一走，真是一個活廣告，省得在報上登結婚啓事，既費錢，又未必惹人注意，並且一般青年男子，一再看見別人在街上吹着走着，豈能無動於中，而不發生『人家有

媳婦，惟我獨無』之歎？知好色，則慕少艾，則慕結婚，於是你在街上吹着走着，我也在街上吹着走着，淺說，可以破除一些古城的寂寞，深說，也未始不是提倡民族主義。所以我說：『平情論之，倒是一件很好的事，不可與吃喪飯來相提並論。』

一八 歸途

曲阜的一年，匆匆的過去了。想到將來未必有再來的機會，反是有些悵惆起來。朋友們說：『馬櫻花謝的時候，便是大家的歸期了。』看看馬櫻花開了，看看馬櫻花又謝了。妻子也來信促歸，不是江南，何須未老莫還鄉，只有收拾行裝，又作歸計，在動身之前，曾寫了一

首阮郎歸寄給妻子：

匆匆又是一年期，馬櫻花滿枝。青山周匝阻相思，書來道別離：

『梁上燕，慣相欺，喃喃沒已時；瘦西湖上柳依依，卿卿也應歸！』

歸去了！歸去了！東方的耶路撒冷，總算小住過一年。又走上歸途，在十八里驛車上，還是一顛一簸的前進，曲阜已沉沒在烟霧中了。

這一次，心裏總覺得有些繁錯，不斷的下車步行。看看天色，頗有雨意，要車夫快點，騾子却不顧車夫的鞭策，我行我素，依然一顛一簸，慢慢的前進。本來這津浦車最初畫線時，曲阜北門外原來定爲一站，過後衍聖公反對，以爲正中孔老夫子的陵寢，風水攸關，必須

改路線，結果才改在離城十八里的姚村。倘若當時衍聖公不反對，那北門外便是車站，現在又何必坐十八里的驛車，隨着驢子顛簸了十八里？

好不容易的捱到姚村，雨已傾盆大下，只有做着落湯鷄，躲到車站裏去。曲阜！別了！別了！別時容易見時難，再過一刻登上火車以後，只消十幾點鐘，便是千里音塵相隔，相見更無因，只有希望着彼此珍重罷。

（作者附言）此稿成於民國二十二年夏。最近曲阜似乎又很不同，如重修孔廟，確定尊孔辦法，優待四裔等等，并且『衍聖公』孔德成更有入京求學之說。所幸此稿有時間性的部分極少，便也不想

刪訂，且以爲作者遊曲阜時之一種紀念罷。

世 味

一 他要她懺悔

幾天不見到黃鈍生了！

在我上課時，點到他的名，從來都是答應一個很高的『到』字，雖然有些刺耳，但因為曉得他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也覺別有風味了。我點過名，還沒有開始講授，常喜歡向他看看：他那扁平的臉，赭色的皮膚，高大的身材，以及一些率直的問話，無一不使我發生興趣。並

且他在課後常到我那裏去，不關重要的事，也要像很重要的去告訴，要我代他定奪一下。自然，他來的次數過多，足以妨礙我工作，未嘗不感到一種輕微的厭煩，只因人都叫他是傻子，有點神經病，我又何必同別人一樣，使他更覺世界的苦寂？於是我無論如何都是忍耐着，忍耐着下去。

幾天不見到黃鈍生了！

這幾天在上課時，再不聽見他應到的聲音，祇有一張滿被塵埃佔據了的空座位。

『怎麼，黃鈍生有病了嗎，這幾天都沒有來？』我像有些忍受不住

他去後的沉寂，特意問問他同班的同學。

『誰知道他，他是又發神經病了！』甲說。

『傻子！他還要自殺哩！』乙說。

『呵！他要自殺嗎？』我有點惘然。因為我知道他有一段戀愛的故事，他曾把那人寫給他的情書給我看過，又曾把那人代他織的絨繩衫從衣衫裏面解下來給我看過，他說，他們是講精神戀愛的。他很得意！『只有他才能自殺！』丙又接着說。丙的話是有刺的，他不在這裏，倒像在我的背上刺了一下。

——接着大家是一陣極短的沉默。

幾天不見到黃鈍生了！

今天在我上課時，才到教室門口，便聽得一陣譁笑。我到了教室，大家又是一陣比譁笑還可令人注意的沉默。

黃鈍生到了，大家都看着他，原來他已把頭髮剃得精光。頭上的青色，還像發出光亮，這是現在青年少有的事，幾天不見到他，他便如此，在別人是譁笑和沉默，在我祇是怪異。

課後，他才告訴我，那人已不再理他。他剃下的頭髮隨即封好了寄給她。他並且鄭重的對我說：『這是要她懺悔的！』

幾天不見到黃鈍生了！

今天晚上他又來和我閒談，原來不是朋友們勸解他，真個是自殺了。

自殺充滿在他的腦海裏。

他又把那人從前寫給他的信給我看，說那人意志太不堅定，說那人簡直不了解戀愛。他在那人的信上，遇到很甜蜜的話，便圈上許多圈子，並且又批了許多，像批學生們課卷一樣；如在『我們要永遠這樣的純潔，不以物質為轉移』的句旁，批上『為什麼現在不純潔呢？為什麼現在以物質為轉移呢？』在『我永遠的愛你』的句旁批上『言行不一致的東西，人家不過是一個科員，便利令智昏了！』在『你的愛妹××』的句旁批上『誰愛你這種沒價值的東西』，……他給我看，

他在一旁努着嘴，臉上已變成紫色了。

過後他又把絨繩衫從衣衫裏面解下來給我看，這時幾乎要把絨繩衫扯毀了才好。他說：『從前我很愛惜這東西，現在我看見這東西便憤恨了！』

『她既不了解愛，也就罷了。』我淡淡的說。

『這想起來總教人憤恨！』他說，有點憤然。

『其實憤恨也沒有用，戀愛原就是這麼一回事！』

『她怎曉得我將來不做科員，或者還比科員大些的事？』

『將來是將來，現在是現在，戀愛原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幾乎沒有話來答復他了。

『不過這想起來總教人憤恨！』

『憤恨有甚麼用呢？』我更冷冷的說。

『我把頭剃了要她懺悔！』他連連指着剃過的頭。

『如是不懺悔呢？』

『……………』他默然，在他是不知怎樣才能解決了這個難題。

終於他從陰影裏消逝了去，

幾天不見黃鈍生了，唉！！

二 花生米

孩子們吃零食，總是禁止不了。譬如花生米，大孩和二孩在每天午後都要各人買兩個銅子。因此她們已是那些賣花生米的小小的主顧了。她們不需出門，只是在家裏聽到叫賣的聲音就能辨別出『這是那個老頭子』，『這是那個長漢子』等等。他們呢，對於這兩個孩子，態度真是和善，買好了，要添幾顆，從沒有不達到目的的。每天午後，每個人賣到門口，都是引吭高叫，一聲，兩聲，……：……：……：總要把兩個孩子叫到出去買了才停止。

我的妻聽到他們在門口叫喊就笑着對我說：

『真討厭，總是騙小孩子買！』

『他們不騙小孩子買，那裏有飯吃呢？』這是我照例的回答。

結果，並不因他們是討厭便不買，還是逐日照顧他們幾個銅子。不過因爲每天買的關係，也就買得精了。那個賣得多幾顆，那個賣得少幾顆，不但我的妻辨別得很清楚，便是兩個孩子也很曉得。

『買小畜子的。』這幾天兩個孩子都是這樣叫着。不用說，小畜子是賣的多幾顆；於是一向賣給她們的那個她們稱做大畜子的便失去這兩個小小的主顧了。

可是大畜子心却不死，每天午後照舊到門口來叫喊。開始，這兩個小孩子不理他，後來也許是厭惡他們的念頭在兩個小心裏發榮滋長起來，竟開了門齊聲的和他說：

『不買你的，你沒有小畜子多。』

她們說的眞話。

『我也多給你們幾顆，好不好？』他只有這樣說了。

『不要！假的！』她們又齊聲的說。

——於時大奮子沒奈何，便永遠失去這兩個小小的主顧。

今天午後，小奮子正在賣給她們的時候，大奮子也到了。他看着不動，一句話也沒說。門關上了，不到五分鐘，就聽到外面一陣嘈雜的聲音，開門去看看，原來大奮子已經和小奮子打起來了。圍觀的很多，却排解不下來。大奮子說小奮子搶了自己主顧生意，小奮子說大奮子不要臉，別人家不買他的，就強着別人不賣嗎？兩下打的很不一輕，大奮子的眼睛打得有些青腫，小奮子的嘴裏也流出許多血來。末

了還是警士拿着木棒把他們打散下來。一個向南走去，一個向北走去，彼此嘴裏還是罵着，也許將來遇到還要相打的。

他們走了，我回來看見兩個孩子正高興的吃着花生米，大的和小的說：

「你不要買大畚子的，我歡喜你！」

「我不買，他沒有小畚子多！」小的回答她。

三 粥廠

朋友，在這麼朔風凜冽的天氣裏，你却突然的失業了。兒號寒，妻啼飢，你憤慨，你憤慨這社會的冷酷，這在我是沒有方法來向你解

釋，或者慰藉，說這社會並不冷酷，不如你那樣的想像。但是你在憤慨之餘，竟想到萬不得已只有到粥廠去吃粥，帶着妻子，帶着兒女。這在你的理想未變成事實以前，我却想向你述一點關於粥廠的事情，或者能使你對於粥廠多點認識。

那也是某年的冬天，太陽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地上的雪積了一尺多深。被人踐踏過的地方是淺些，已經變成灰色，凍得挺直的躺着，更是使人行走不便。那時我正在一個小學校裏上學，每天都從粥廠面前走過。平時是清冷異常。因為到冬天了，一班慈善家爲着窮人又募集許多款子開始放粥，於是粥廠裏面就熱鬧異常。不但是裏面，在粥廠左近無論大街小巷都有成羣結隊的窮人向着粥廠走來。手上棒

着瓦鉢，或是提着木桶。大都領帶着小孩，在懷裏有些還懷着嬰兒。人太多了，小孩和嬰兒被擁擠得哭起來，做母親的多半把地上走的扯了貼在身邊更緊點，把懷裏的用手拍拍。這便是她們唯一的慈愛的表現，總沒有因此退縮下來，都更匆忙的向裏面擠去。粥廠開放的時間是清晨，可是有許多人在天上還是墨黑的時候就來等候着了。因為每天放的粥是有一定的，吃完了就只有等候到明天。

這天因為是雪後，寒冷異常。吃粥的人都是拱手縮頭，各人的身體一時竟矮小了許多。當我走近粥廠時，已是出來的人多，進去的人少。照粥廠的規矩，是只准吃。不准帶。據說，他們是有苦衷的，吃是有限的，帶是無限的。因此在粥廠門口總有警察以及職員排立着。

每人有籐鞭子：誰擠，他們要干涉，誰帶粥走，他們更要干涉。干涉是他們義務，舞籐鞭子也是他們權利。假如因為舞的失了常態，把吃粥人擊破皮肉，流下鮮血，這也是他們權利。而吃粥人對這不過是一種應有的義務，因為他們既有權利來吃粥，就不容不如此。

這天，在粥廠門口圍了一大羣人。我擠進去一看，在地上正躺着一個女人，她懷裏還有一個小孩，女人臉上不斷的流着血，小孩只是呱呱的啼着。身旁一隻木桶，像是被什麼人摔過了，一片片的躺在地上，每片上還黏着不少的米粒。

『她爲什麼這樣？』我問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婆婆。

『就是她把粥帶出來了。』她感傷的回答。

『粥怎麼能帶出來的？』我很奇怪；奇怪的在不知道那粥帶出的方法。

『唉！窮人也是沒法，她丈夫本是推車的，現今病在家裏，不能不要一點飯吃。她帶了小半桶粥，因為怕守門的不放走，在粥的上面放着一層污泥，說是在地上刮起來的，居然也被查出來。唉！窮人該死，就被打成這樣子！小少爺！你沒看見，昨天居然在一個女人褲子裏查出粥來，她是把粥弄乾了放在裏面的。他們說她作孽，打的比今天還厲害哩！』

因為要到學校，不能久留，我也不再打聽，臨走時還聽見：

『你們這樣打人還算做好事，你們家裏要絕子絕孫的！』這是被打

的那女子說的。

『不錯，我們不算做好事，你這麼作踐飯粥，來生還要吃粥哩！』這是拿籐鞭子的人們說的。

朋友！你要到粥廠去吃粥嗎？入國問禁，即雖你家裏有人在家病得要死，餓得要死，我請你聽從我的話，總不可帶點粥出來，因為那裏的籐鞭子沒有眼睛，並不認識你是一個受不起抽打的書生！

四 生命的軌跡

那是六年前——

清不但沒有結婚。並且還沒有對象——愛人，他像熱鍋上螞蟻，

在酸楚中盲目的掙扎着。他的已經有妻子的朋友們總是被糾纏不清。『你們也得代我想想法呀！』這是他時時刻刻要說的。我也被這句話絮聒得很有些厭煩。

『我勸你還是不結婚好。愛人罷，更不必要。這都不過是些苦痛的事！』我這樣勸他。在我以為很直率的，並且很真誠的。

『你們都是飽漢，那裏知道餓漢飢呢！』他似乎怪我不應這樣的說；這樣的說，簡直不是他的知己。

他是餓漢，他是飢渴着。他看到每一個女性，都餓狼似的追逐在後面，恨不一口吞噬了。兩隻眼睛儘釘在人家身上，像兩根螺旋釘幾乎要釘入人家血肉裏面去，這還不是餓漢嗎？

那是三年前——

清已經結過婚，並且有了愛的結晶。在結婚時，我曾做過來賓，和他調笑過。他左右周旋着，那樣的快意，使我覺到人是太容易變了，前後竟判若兩人！

只是結婚剛近一年，才做了一個孩子的父親，却又做了失業的丈夫。失業，在結婚前和結婚後，滋味似乎兩樣，這原是我的經驗，不想在他也不能算做例外。

他被失業威逼着，活躍的精神，一時斂了許多。魁梧的身材，一時萎縮了許多。我們朋友間，雖然還聽到他說『你們也得代我想想法呀』！但是這已不是要我們代他介紹愛人，爽直些說介紹妻子，而是

要我們代他解決生活問題了。

這是今天——

他爲着又遇到失業，到我書齋裏來和我商量，要我設法。

「秋！這真不了，「失業」在我像是成了週期律，可是我的担負却一天天的加重，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悽然。

「原是的，有了家室，就不能失業。如是一個人，什麼都容易解決些。清！還是不結婚好吧？……」

「唉！結婚！……」他不回答我。在我桌上正放着一張白紙，他無聊的拿起筆來在紙上僅僅寫了五個字，這便是——

「生命的軌跡！」

五 吃飯問題

『中英文都好了，還愁沒飯吃嗎？』

這是方貴仁常和人們講的一句話。最初我聽到的時候，他和我都在做着大學生。他是外國文學系，我是中國文學系，彼此雖不同系，却因同鄉的關係，有時也很接近。他不但用功，並且極其用功，譬如人家已經穿上棉衣或夾衣，他却係舊的穿着夾衣或單衣。他真是爲了極其用功，寒暑都不分了。他有一天曾向我說過自己的志願：『現在是研究英文，英文研究好了，便再研究中文；中英文都好了，還愁沒飯吃嗎？』

後來我們都先後離開了學校，我在故鄉，聽到他已經做了某省的縣長，不知是不是英文好的原故。只可惜沒做幾月，爲了防匪不力又被撤職了。

撤職後的他，據說沒有餘錢，『賺錢有什麼用？那不是我們做的事，我也不愁沒飯吃！』這是他做官清白的根據。有人同他談到做官的滋味時，他是照例把這幾句話發揮一陣。

後來某縣縣立初級中學差一個英文教師，要兼教國文，有人和他談到：

『你不會去的，你是縣長老爺。』

『這沒有關係，做過縣長就不能做初中教師嗎？不過我的國文還

沒研究好，兼教國文恐怕不大合宜。」

「不教國文也可以的，不過你不見得願去。」

「我一定去。」

「真的？」

「真的！」

「好！」

「好！」

從此他就做了初中教師。

現在我離開故鄉已經兩年了。昨天故鄉有人來，說到方貴仁，出我意料，他已不做初中教師，正在故鄉度着小學教師的生活。故鄉的

來人說，他現在很喜歡研究國文，他在小學裏，就是教最高年級的國文，——大約他的國文是研究好了。只有一件事是教方貴仁難受的，便是故鄉的小學經費，已經積欠半年，罷教幾次，都沒拿到錢哩！

此
页
空
白

綠楊小記

一 死的歧路

朋友們正是在閑話，奶娘匆匆的走回來，說左近的小河裏，剛纔有個女人跳下，幾乎淹死了。大家都爲這事有點驚訝，奶娘却又撲嗤的笑了出來。

『這女人才有趣！她在沒跳水時，把身上外面的好衣裳脫了下來，好好的放在岸上，過後才跳了下水。……死就死了，還顧這些做

什麼？……這麼一來，人都趕到了，死也死不成了。……」奶娘撲嗤笑了出來的原因便是爲此。

本是有點驚訝的大家：這時轉又趨於沉默。

『她本來不想死呀！』我首先的說。

『因爲她還想穿這些衣裳，隨着跳下去，弄毀了不又要錢做嗎？』韶接着說，照例是這樣的口吻。大家都像又着上一刺，沉默的臉部隱泛着楚痛的表情。

『是的，誰肯死呢？自殺原也是求生的一種極端的表示呀！』倫說。

各人都默默的點首，奶娘却早快意的走出，又刺探這事的究竟去

了。

二 詩與小說

幼小居住的地方，此刻總不想再有。必不得已走過時，心中又總不免有點顫動。從前將我們兄弟抱了坐在膝頭上講故事給我們聽的一些老人已是見不到了。但是他們的聲音笑貌，每一回憶，至今還新鮮的映在我的腦海裏。當時和我們捉迷藏的一班幼童，不用說，早都走入了現實的社會。當我走過時，他們投射來一些特異的眼光，這中間包含回憶、感傷、楚痛、失望等等的情緒，總教人有些難受。

在從前自己是個小孩，現在早變成大人，做了父親。這原難怪，

從前同街住的那許多女孩，現在不都已出嫁、做了母親嗎？再沒有那樣羞答答，已能夠當着人前袒露出胸部哺乳給嬰兒吃了！也能夠說『噯！叫我媽……心肝……』了！

從前大家都是寫詩，現在却都在做着小說。詩裏的夢境畢竟多些，可是時光終於冷酷無情的將這些夢境擊破。渾沌死了，過去祇有任他過去。幼小居住的地方，此刻總不想再走，免得現出一個難堪的對照。

三 出世

暑中常是素食，這是爲了衛生的原故。但我每到用素食時，總卷

抒着一些奇異的念頭。

寺院裏終年的素食，許多在家而想出家的信男信女，也多以素食爲修心得道的第一步。只是素食裏許多名目，我總有些不解。如素雞、素火腿、素魚、素魚刺，……終於是些豆腐、乾子、麵粉之類，偏加上『雞』『火腿』『魚』『魚刺』等等的字，和『素』字連在一齊，寫在紙上，看在眼裏，說在嘴頭，聽在耳裏，似不免有些生硬和捏湊。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這些不調和的字所以能連在一齊，或即這點『慰情良勝無』的意思。於是，我想，出世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哩！

在我自己，則既已入世，還是不出世的好。

四 混的哲學

『近來怎樣得意？』甲說。

『得意？混！……』乙說。

『近來在XX那裏怎樣？』丙說。

『還不就是這麼一句話，混飯吃！』丁說。

做事叫混事，吃飯叫混飯，掙錢叫混錢，倘使都是以勞力換來的，而名之曰『混』，豈不冤枉？不過社會上已經認定『混』爲正當，於是無論你自己有沒有盡心力，自己固可以叫『混』，別人也說你是『混』；好在不喪廉惠，也惟有這樣的皂白不分了。

每事『混』，每時『混』，每處『混』，這是不分男女老少，幾乎比什麼傳染病還容易傳染得到。這『混』字裏面大約很有妙義，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混的哲學』。

五 襲擊的勝利

蚊虫和臭虫，同時吸吮我們的膏血，而在我自己則總是恨蚊虫比較恨得厲害，這是因為蚊虫嗡嗡的聲音聒耳得難受的原故。

——要吸吮便吸吮罷了，嗡嗡的又做什麼？還怕人不知道嗎？……我常這樣的怨恨蚊虫。

怨恨的結果，蚊虫死亡在我手掌裏的便特別的多。

——倘使我這點癬病是我們中國人所共有，那麼，吸吮我們膏血的無怪乎都和臭虫一樣，不聲不響的了。

六 耐髒

衣服的顏色，有深有淺，或者和禮節上有關係，如外人的禮服是黑色，我國常禮服是藍袍黑馬褂，或者和時令上有關係，如冬季宜穿深色的等等。而在我國一般人穿深色的衣服，其用意却多不在於禮節和時令，而在於能夠耐髒。

穿淺色的衣服久了，固然要髒，穿深色的衣服久了一樣的也會髒的。不過一是容易看得出來，一是不容易看得出來。既是不易看得出

來，俗語說得好，『眼不看爲淨』，自然便不認他是『髒』，正好美其名曰『耐髒』。

在『耐髒』這個名詞裏面，我們可以體會出許多偉大的意義，如『得過且過』，『馬馬虎虎』，『明知故昧』，等等。

——中國人穿衣裳如此，其他的各事實也和這情形一樣的，於此可知『革心』真不是一件易事啊！

七 蛙聲

蛙聲徹夜的噪聒。我坐在院裏納涼的時候，遙思他們鼓起全力在那裏做吶喊工作的一副神情，不覺失笑：

——蠢貨，你叫個不休，人們已經厭惡你了！

可是青蛙們並不因人的厭惡而有點萎縮，有點懈怠，古人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在他們倒真反轉過來『再而作氣，三而作氣。』愈叫愈有精神了。

『但求無愧於心，何必盡如人意。』他們總算盡了自己的責任，可憐見的，牠們只有這樣的解嘲了吧？

八 未來

過去的記憶，淒楚的使人悲苦，甜蜜的使人沉醉，但無論如何總是過去了，不驅除也是要去，想留戀也是要去。只有未來，惟其是憫

恍迷離，便充盈着無量的美妙的幻夢，這麼，我們的人生就被維繫着了。

記得從前在大學求學時代，有位同學曾向我這麼說過：『我現在專心的研究英文，將來英文研究好了，決定再研究中文；等我中英文都好，還愁沒飯吃嗎？』當時有不少的人笑他是『癡人說夢』，我自然也是不少的人之中的一個。直到現在想想，他『說夢』有之，『癡人』則未必；因為他如不『說夢』，『未來』便被生生的埋葬了，他還有什麼生趣呢？

我們過去是笑他，時至今日，我們也該笑笑自己了。唉，未來——

九 病的妙義

對人爽約，可以說是因病，向服務地方請假，也可說是因病，至於因循，苟且，不奮發，不前進，自然可以一樣的說是因病。因病，在外人認爲恥辱，而在我國則認爲榮幸，這裏面我近來曾發見到兩點妙義：

一，缺陷的東西裏面，有人說，有美的存在。病呢，倘若認爲缺陷，就有一種美表現出來，誰又不喜歡美呢？西施捧心，千古以爲美談，這不但是女子們的典型，也未嘗不是男子們所希求的。將來全國都是病西施，蕩人魂魄，帝國主義者對我國或可因此能回心轉

意的。

二，病與死看來像是兩個朋友，而我國人雖喜歡說病，却十分的怕死，這不有點矛盾嗎？實則不然。好病和多病的我國人，他是另有他病的哲學，這就是俗諺所說：『死人街前走，病人牀上睡。』病而不死，要死的反不病，這是哲學，非庸俗之人所能知，為庸俗之人所能信；自然，大家即沒病也要說有病了。

一〇 一个矛盾

隔鄰死了一個平凡的人，據說生前還吃一點鴉片，他妻子時常和他吵鬧，並且還詛咒他『怎不死的？』這是他妻子詛咒時的口頭禪。是

的，『嫁丈夫嫁的是穿衣吃飯』，這是一個吃鴉片的丈夫，怎不希望他死去，死去倒干淨呢？

可是，現在他真死了，哭得最悽楚的却是他的妻子，一片『親人』的哭聲，我隔鄰聽到總爲她傷感不已。

——真是一個矛盾！……。

二元論者

抽烟，幻想，是周家裏的日常工作，近來更加起勁點。

桌上一封信，是妻子寄來的。二年前還是情人，二年後才變成妻子。來信，告訴他孩子生病，家裏沒有錢。

——老陳的話到底不錯，妻子是小說，情人是詩。情人變成妻子，詩變成小說，美妙的夢變成醜惡的現實。

——老陳的話到底不錯，人總是想結婚，娶妻子，却沒想到結婚後吃了娶妻子的苦。

——老陳的話到底不錯，現在補救的辦法，就是另外再找一個情人。妙極了，一妻一情人制，既做小說又寫詩，看看醜惡的現實，又做做美妙的夢。好極了，還是想法做夢去。

『老陳，你的二元論，一妻一情人制，好極了，我是你的信徒，向你行個最敬禮。』

『大約你的妻子又來信和你嚕嚕嚇嚇了，老周，是不是？』

『……孩子生病，家裏沒有錢……』

『……不能怪，小說裏原來就只有這些東西，只有在詩裏……』

『……不錯，你的話很對，只有在詩裏找美妙的夢……』

『你說，是不是？寫給情人的信，甜甜蜜蜜，無中生有，越寫越多，不吃飯，不睡覺，不覺疲倦，……寫給妻子的信，老老實實，越寫越簡單，簡單到使你懶得動筆……』

『是的，小孩子的病好了沒有？家裏還平安否？你身體好否？望保重！望注意！無非這一類平凡刻板的文章。』

『介紹你一首詩。』

『什麼詩？好！你讀給我聽。』

書、畫、琴、棋、詩、酒、花，

當年件件不離他；

如今七事都更變，

柴、米、油、鹽、醬、醋、茶。

請老王介紹一個情人。他家裏辦了一所小學，還有幼稚園，女教員，有的是，情人，有的是。去去去，請老王介紹一個情人。

『老王，請你代我介紹一個女朋友。』

『你又來鬧笑，有妻子的人。』

『誰和你鬧笑，真的。』

『你又是新式結婚，戀愛成功的。』

『不要談這些話了，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我現在做了老陳的信徒，主張戀愛上的二元論，一妻一情人制。』

『老陳的話，他是鬧笑的。他的主張，根本行不通。做了情人，情人終會變成妻子，你知道：情人是妻子的後備軍呀！』

『沒有這話，我是有把握，妻子是妻子，情人是情人。』

『嚇嚇！我說你這把握是無把握的把握，誰都不能替你保險，就連你自己怕也不能代自己保險。』

『我覺得很能保險。』

『好！我就代你介紹一個女朋友。是朋友，可不是情人。你記着！』

『好好！朋友朋友！』

從此周家裏是有個女朋友了！

他是一妻一情人制的實踐者，從朋友到情人，從零度到一百度，一面做詩，一面又做小說。在燈紅酒綠的時候，在低吟密語的時候，他是做着美妙的夢。這夢在他二年前也曾做過，色調差不多，現在是追了回來，他的青春和這夢境一樣，同時也追了回來，他真有說不出一種欣悅，就算他罷，『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老陳，我是你的信徒，向你行個最敬禮。』

『你豈但是我的信徒，你簡直是個青出於藍的後起之秀，嚇嚇，過一些時我怕還要轉來做你的學生哩。』

『不敢不敢，……我總是你理論上的徒弟……，』

『這倒很對，你是我理論上的徒弟，我是你實行上的徒弟罷。嚇嚇，各人都有做師傅的資格！……』

兩個月後，老王和老陳在閱報室裏閒談。

『老王，你知道老周要離婚吧？這都怪你，誰教你介紹李愛娜給

他。」

「這真好笑，誰又教你向他宣傳二元論，主張什麼一妻一情人制。

吳應蓮如曉得是你把她丈夫教壞，她真要和你法律解決哩。」

「這不干我事，我只主張一妻一情人制，誰教他去離婚。他已是我的叛徒，我正想哼着孔老夫子的老調子：「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你的主張，本就有流弊，偏是他相信，他實行，真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不談不談，還是讓他自然的發展罷。」

周家襄和吳應蓮的協議離婚啓事，終於登在上海某大報上。

周家襄和李愛娜結婚啓事，在離婚啓事登載不多時後也出現在上海某大報上。

離婚啓事登載了三天，結婚啓事却登載了一天，據說這都是事實上的關係。

周家襄結婚後不多時，和陳王兩人閒談。

「老陳，我已不是你的信徒了，從二元論又回到一元論，把情人又變成妻子。」

「也好，你可以主張新一元論，嚇嚇！」

「新一元論嗎？恐怕還是舊一元論。」

「沒有關係，可以再請老王再介紹一個情人。老王，再來一次介紹！」

「也好，只要老周預備再結婚一次。」

「算了罷，我已沒有勇氣，從此死心的做小說了，詩是不易做的哩……！」

「我早說過，情人是妻子的後備軍呀。」

周家襄點點頭，他還是抽烟，却沒有發生幻想，也不想再有美妙的夢了。

他現在只是準備着有一天這位新婚的妻子也來信，告訴他孩子有

病，家裏沒有錢。

此
页
空
白

文人的架子

到了上海一個多月，每次走馬路上過，滿眼都是大廉價的旗幟，心裏總發生異樣的感覺，因為自己近來又來弄弄文墨，想到中國文人的末路，似乎比商家盡力宣傳大減價想撈回血本還來得可憐。文人畢竟是文人，做了稿子，不能像商家一樣，樹起大廉價的旗幟，在馬路上開一月商店來拍賣。餓着肚皮寫稿子，稿子寫好了，拍賣不出去，稿子不能當飯吃，結果還是餓着肚皮。像韓愈恭維死人，弄到不少的錢，古今能有幾人？總算是韓愈的時來運到，令人有望塵莫及之感。

古來賣文之人，在我以爲皇甫湜要算最能擺出文人的架子，爲古今文人吐氣不少。他代表裴度寫福先佛寺碑文，裴度『以寶車名馬繒彩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而他却『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况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裴度不因此憤怒，反是嘆爲『命世不羈之才』『立命依數酬之。』當時送了皇甫湜九千七百多匹絹。送去的時候，固然僕夫擁塞了道途，看熱鬧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而皇甫湜安然受之，毫無愧色，這在闕史上記載得很詳細。一個字，三匹絹，似乎現在中國最高的稿費還比不上他。一班窮措大聽了，該有無限豔羨

之音吧？

不過這也是湊巧，幸好他遇到一位寬宏大量的裴度，容許他擺出十足的架子。不然，也只有碰壁而已。現在一班窮措大，多有靠賣文爲生的，幾乎拍賣都有時找不到主顧，還能再擺出架子，自高其身價？又何況古今來並沒有許多裴度，擺架子只有自討苦而已。

近日間接聽到說從前很熟的一位朋友，如今在上海到處拍賣稿子，結果也只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問起他同居的愛人，也早經勞燕分飛，做文人做到愛人也跑了，遙想他午夜夢回念到自家的身世，必有黃仲則的『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之感。可惜我沒見到這位老友，如是見到，必然請他翻開闕史，讀讀關於皇甫湜賣文的一段

記載，正可『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如以爲這無補於事實，亦不妨略略效法商家，捐着大廉價的旗幟，在馬路上往來兜售。商家說大廉價是犧牲血本，在文人不妨說是犧牲心血，本來文人的心血在現在是不值錢的。不過千萬不可正式開店。第一是無開店的資本，第二，開了店如沒生意，那時不是僅僅犧牲心血所能開發房錢等等的。最好是像報販一樣，叫着走着。叫疲倦了就在馬路一旁的水門汀的地上息息。這在上海還是新鮮花樣，不妨嘗試一下。胡適說得好：『自古成功在嘗試，』須知現在一切不景氣，皇甫湜賣文的時代早已過去，不要再擺文人的架子罷，飯是要吃的哩！

在秋風裏

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近來已有些枯黃。『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畢竟他也同蒲柳一樣，向秋先零。近日的夜間，他總是沙沙的苦吟着。幸好不曾落雨，不然，『梧桐更兼細雨，』點點滴滴，也正是『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再請詞人來填一首聲聲慢罷，

在不甚明亮的燈光下看看書，聽聽梧桐奏着秋聲，忽然想起黃仲則的『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兩句詩來。這正是涼秋九月，像黃仲則一樣的『九月衣裳未剪裁』，必然很多。他們在夜深人靜

之時。感念到自己哀蟬落葉的身世，當有不少的悲慨。

其實這是不須悲慨的。王世貞在他著的藝苑卮言上曾說到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疑，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月無後』。後來他『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細思這十命，貧困對於文人，還是最輕的懲罰。

文人這兩個字，似乎和窮苦兩個字有密切的關係，不是『君子固窮』，實在是文人固窮。窮到死了沒有棺材，需得娼妓們湊分子來代他料理身後，如柳三變那樣，倒也另有風光。當他出殯的時候，有些浪子笑說：『這大伯做鬼也愛打閨！』做鬼也愛打閨，亦足以補償他生前

的窮困。因為死後還能使娼妓們憐憫他，容他打闖，也正是不可多得的事呢。雖然『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誰教你要做文人。只有用些無聊的想念來慰藉你當前的悲憤了。

在現在的中國做文人，處處可遇魑魅，時時都有危機。一不留神，誠如俞平伯所說：『小之使你鬧點麻煩撒扭，大之，真不忍言。擦的一下子，不團圓，在中古之國的中國，誰也不保險。』所以若僅僅是貧困，一年一度的衣裳未剪裁，還能在秋風裏顫慄着，發出幾聲悲憫人世的哀音，看看魑魅的化裝跳舞，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人苦不自知，貧苦的文人們，你們還是退一步想，這原是你們應有的遭際呀。

夜深讀書既倦，微聞秋聲，念及從事文藝的諸窮友，深爲悲慨。自己既非文人，更幸尙有一噉飯之所，總算是托國家之福，所恨沒有廣廈萬間，只有無裨實際的爲諸窮友隨時祝福了。

飲酒和做夢

在我們中國要做一個詩人，彷彿非兼營副業，同時要做一個酒徒不可。詩和酒似乎有連帶的關係，詩酒流連，才是詩人的本色。不飲酒的詩人，就同摩登女郎缺少了一雙高跟皮鞋一樣。詩人爲什麼一定要兼做酒徒，李太白的話倒很可用來說明此中的原委：

『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時，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

酒、』

詩人們想到死後的淒寂，正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若是連沽酒的錢都沒有又怎麼辦呢？這點，李太白以爲也很簡單，解決甚易：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變賣了身外的一切，總可以滿足了飲酒的需要。不過話也難講，窮到連飯都沒有吃，到山上拾橡實來充饑，像杜甫那樣，那裏還有五花馬千金裘去換酒來吃，只好看看酒杯酒壺以解嘲了。

可憐的詩人，雖想兼營副業，同時又做個酒徒，也得要有買酒的閑錢。在這一點上，詩人的牢騷多，對於現在的社會要盡情的詛咒，這也是勢所必然了。

並且飲酒原是想澆愁，倘若『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或者『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又或者『夜半酒醒燈火暗，不成愁處亦成愁，』將更事與願違，飲酒澆愁的初願，轉變成飲酒添愁的事實了。

不過飲酒對於詩人畢竟有些好處。若是在微醺半醉之時，他可以增加自己幻想的力量，他又可以似醒非醒的做他的好夢。他在夢中，可以不受一切現實的束縛。儘管他是一個貧無立錐的窮漢，也可暫時做一做予取予求的南面之王。在那時，他是忘却了現實給予他的憎惡，他也忘卻了自己是一個可憐的詩人。因此，與其說詩人好飲酒，不如說詩人想做夢。想做夢的詩人呀，如是你還能有買酒的閑錢，不

如依然哼着『萬事不如杯在手』的老調子，度你的紅燈綠酒的生活罷。

面孔的轉變

登場人物 張家女主人

李家女主人

張家女僕

李家女僕

張家女僕(上) 今天又到送禮的時候了。這麼多的禮物，不曉得李太太能給幾文？小氣慣的李太太怕是不會多給錢的！

李家女僕(上) 今天又到送禮的時候了。這麼多的禮物，不曉得

張太太能給幾文？小氣慣的張太太怕是不會多給錢的！

（兩人相遇）

李家女僕 張媽，你到那裏去？

張家女僕 到你家送禮去；你到那裏去？

李僕 到你家送禮去，——這麼多的禮物，不曉得你家太太能給幾文？

張僕（鄙夷狀）那個小氣鬼，那裏有大出手！——你家太太呢？

李僕（鄙夷狀）還不是一樣，小氣鬼！

（兩人同下）

李家女主人(上) 聽說今天張太太送我的禮，怎麼到現在還不送來？待我出去看看！

張僕(上) 太太，我家太太問問太太的安。這裏一點菲禮，我家太太說送給太太吃了頑頑的。

李主 這實在不敢當，你還是帶了回去罷！

張僕 不能！不能！無論如何都要太太收下去。

李主 這真是不過意得很，我就收下一半罷。

張僕 不能！不能！無論如何都要太太收下去。

李主 這麼，我就收下來罷。真是不過意得很，你回去代我多多的多謝你太太罷！（掏出銅元幾枚塞在張僕手裏）這是給你的，少些！

張僕 (不收) 太太，這個不能，這個不能，不能要太太破費！
這個實在不要！不能要！

李主 少得很，不嫌少就拿着。(強迫她收)

張僕 太太，真不能收哩！(手慢慢的伸出取過銅元)——就多謝
了！

李主 少些！還多謝哩！少些！

(兩人同下)

張家女主人(上) 聽說李太太要送我的禮，怎麼到現在還不送

來？待我出去看看！

李僕(上) 太太，我家太太問問太太的安。這裏一點菲禮，我家太太說送給太太吃了頑頑的。

張主 這實在不敢當，你還是帶了回去罷！

李僕 不能！不能！無論如何都要太太收下去。

張主 這真是不過意得很，我就收一半罷。

李僕 不能！不能！無論如何都要太太收下去。

張主 這麼，我就收下來罷。真是不過意得很，你回去代我多多的多謝你太太罷！(掏出銅元幾枚塞在李僕手裏)這是給你的，少些！

李僕(不收) 太太，這個不能，這個不能，不能要太太破費！這許多錢，拿了還要給我太太罵哩！(要去不去)太太，這個實在不能

要！不能要！

張主 少得很，不嫌少就拿着。（強迫她收）

李僕 太太，真不能收哩！（手慢慢的伸出取過銅元）——就多謝

了！

張主 少些！還多謝哩！少些！

（兩人同下）

張僕（上） 真是小氣鬼！（疊疊手上的錢）虧她拿出手，這一點點

錢！

李僕（上） 真是小氣鬼！（疊疊手上的錢）虧她拿出手，這一點點

錢！

(兩人相遇)

李僕 (把手裏錢給張僕看) 這是你的太太給的!

張僕 (把手裏錢給李僕看) 這是你的太太給的!

李僕 小氣鬼，我早已說過!

張僕 小氣鬼，我早已說過!

此
页
空
白

簇新的對話種種

(一)

甲 嚇嚇！明天沒有課了！

乙 我曉得明天要罷課，明天的英文，我就沒有預備，你說錯

不錯？

甲 你還會錯！怪得你贊成罷課要豎兩隻手哩！嚇嚇！

乙 豎兩隻手就是表示我特別贊成。特別和普通不同，怎不豎

兩隻手呢？嚇嚇！

(二)

丙 我們在外宣傳半天，你怎麼連校門也不出？

丁 你且看看我的徽章！

丙 怪道，你原來是糾察隊了！

丁 所以我留在校裏糾察你們是不是出去宣傳。

丙 所以只是人去宣傳，你們糾察隊就可不去宣傳了！好，我也去做糾察隊！

丁 好！只要你做得到糾察隊！

(三)

戊 明天有什麼救國的工作做？

己 還沒有定，要等今天晚上開會。

戊 既然預先不知道有什麼救國工作可做，何必冒冒失失就議

決罷課呢？

己 這也是你們的意見，你們多數是主張罷課的。

戊 我就是不主張罷課的。

己 你是少數，少數是要服從多數的。

(四)

庚 我們打倒他！平日他壓迫我們極了，此刻他還能再狠？就說他壓迫學生愛國運動。

辛 好！並且宣布他十大罪狀。再可派幾個代表，到教育廳去請願，要他另外委人來做校長，不達目的不止。

庚 一面我們在校裏就開歡送大會，歡送不了，便驅逐。

辛 不錯，我就來起草宣言，趁今天晚上送到報館裏去，好明天一早就登出來。

(五)

壬 嘆！××的西裝穿得不壞！

癸 聽說做了沒幾天。

壬 不錯！他現在是做總代表了。

癸 其實自己並沒有錢，這幾天到處借錢，儘是向人鞠躬，行

洋禮。

(六)

子 ××校的兩個代表不錯！

丑 只有一個好，那個短些的太肥了！

子 環肥燕瘦，各極甚妙；你要努力呀！

丑 大哥不必說二哥，生意買賣差不多，開會時你向他們那樣看法，把人們臉都看紅了。

子 豈敢豈敢！你更好，在人家旁邊搶着簽名，藉此接觸接觸人家的手。

丑 你就是留神這些事有本事，你怕又是口水淌下了！

詩人開會

詩人甲乙丙丁，彼此都感到苦悶，於是聚在一處討論討論今後的出路。

甲 三位老兄，現在詩歌不值錢了，新詩都換不到錢，舊詩更不用說。（甲說着，搖頭嘆息。）

乙 做詩原不在賣錢，賣不到錢就不賣。我們只要努力做，將來自會成名，自會傳之不朽。爲着暫時的名利而做詩，本是一件不好的事（乙說時，激昂慷慨，頗像一位偉大詩人。）

丙 話雖如此，目前的肚皮如何來維持呢？詩賣不到錢就不賣，是很容易，肚皮弄不到吃就不吃，那是很難做到的！（丙一壁說，一壁摸着自己的肚皮，因為他的肚皮爲了吃不飽，已咕嚕咕嚕對他有倒戈的表示了。同時甲也摸着肚皮。）

乙 這個……：這個……：（說不出下文。窮鬼猙獰的面孔在他意念中出現了，他已不能維持原有的主張。）

丁（慢慢的，像很有把握）我看還是換換方向，要適合摩登的口胃，
……：……：……

丙 換方向，走出象牙之塔嗎？呀！危險！（搖頭，啞嘴。）

甲 是的，危險得很！（點頭稱是。）

丁 哈哈！你以為在象牙塔裏不會有危險嗎？薛道衡爲了『空梁落燕泥』一句詩，王胄爲了『庭草無人隨意綠』一句詩，不都給隋煬帝殺了嗎？劉希夷爲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兩句詩，不是給宋之間害死了嗎？他們何嘗走出了象牙之塔呢？

甲 這也不錯。詩人本就是可憐的人，詩和死的音差不多，人到了死，還不可憐嗎？昨天我看漁洋詩話，上面說到一位周青士詩人，因為夜裏吟詩，鄰居縣丞大老爺聽得不耐煩，便把他捉起來，不是朋友營救得快，屁股是打準了。你們說可憐不可憐？（甲說着，又復搖頭嘆息起來。）

乙 且莫談危險不危險，我以為先決問題是換了方面，是不是一定可

以解決了暫時生活問題？

丁 這個……：……：……：……：……：……：……（丁也說不出下文了，因為他不能有肯定

的答案。）

丙 既是一樣的解決不了暫時生活問題，還是我行我素的好。

甲 呀！話又說回來了，目前的肚皮如何來維持呢？……：……：……：……：……

（甲乙丙丁四詩人，討論至此，都不勝身世之感，歎歎嘆息，默無一言，大有悔不當初之意。）

旁聽的我，也頗有感想，不怕班門弄斧，就胡謔了一首詩送給他

們：

詩人肚裏餓，

想起要投機；
投機怕危險，
反唇還相譏；
路路走不通，
大家把頭低；
不勝身世感，
恨煞這肚皮。

此
页
空
白

窘相的一羣

——所像鴿子籠的亭子間裏，聚集了幾位面有菜色的文人，在開着似是而非的座談會。從各個臉部的表情上看去，可以推想到他們爲了各自的前途在顫慄着。——

A —— B 兄，近來不見你發表作品了，怎麼？又頹廢？

B —— 不是頹廢，却是沒有工夫，現在正設法想到北平走一趟。

A —— 這是爲了什麼？錢呢。

B —— 就是錢的問題，並且不能少，因爲到了北平去，就要到疏

玻璃廠去收些線裝書，寫點所謂考據的文字，從此不談稿費問題。至於爲了什麼，這個你還不知道嗎？寫稿子拿稿費，近來也被派爲海派了。我們都變成下海的人，也得想法脫離苦海才好呀。

C——這總怪我們自己過去太疏忽了，拿到稿費，不去鑽舊書鋪子，……

A——什麼疏忽，家裏妻子兒女不能不吃飯。

D——我却以爲不算嘛，只是不會投機。如會投機，早就投身到文壇上來，拼命自吹自擂，山中無大樹，不管你稿費像長江的水一樣，滾滾的來了。等到造成了地位，同時也得到了稿費，名利雙收，就可以提高其身價，嚴肅其態度，搖身一變，必是大學名教授。到那

時，生活安定，飢寒無憂，假如不在上海，就可大罵別人是海派。

B——C兄的話真是鬧意氣，我倒不怪別人罵，只怪自己不爭氣，爲什麼靠賣文爲生呢？現在我只想到北平去一趟，好比留學一樣。

D——大家一齊到北平去留學，把兒女送到孤兒院，把妻子送到救濟院，自己就同馬路上的白俄一樣：代人家擦油漬，過着討乞的生活向北平蠕動。

A——蠕動到了又有什麼辦法呢，反正沒有大學教授給你做，恐怕永變成京派門前的乞丐。

C——唉！不是乞丐，倒是餓葷！……

——四人聚談至此，都感到進退失據，在各人眼前銜耀着的只是
六個大字：「京派乎？海派乎？」——

名子頌贊

據說關於歐陽修有一段故事：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這是拊掌錄上記載着。要小孩子容易生長，便叫他「狗羊犬馬」，名子有這樣偉大的用處，大約比符咒還靈。本來是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事不成，正正確確的古有明訓。所以當兵的叫張得標，李

得勝，打起仗來一定是打勝仗了。種田的叫張萬田，李有田，家裏的田一定一年多似一年了。經商的叫張廣富，李有財，財源茂盛達三江，生意做得好，錢也一定愈賺愈多了。至於智識分子，也不能例外。叫什麼張申官，李宏圖，這是將來一定做官的徵兆，張克家，李紹祖，這是將來一定做好子孫的預約。直到最近，男的叫約翰，亨利，女的叫安娜，露沙，就不必再見其人，一定是摩登。大約也是嫌國亡無日，不如先做外國人，名子一改，皮膚也就變白，眼睛也就變藍了。

不是笑話，壞字面誰還用來做名子。譬如龜字，不知何年何月變成和忘八是一樣的意思，於是就沒有人用來做名子。據說龜之壽長，是長壽之象徵，所以古人有陸龜蒙，李龜年，……但是自有忘八之

義，雖是壽長，總不能因要壽長而做忘八，於是龜字在人名中便避諱了。甚至忘八變爲王八，於是姓王的卽雖行八，也不得稱之爲王八，於是八字在人名中有時也避諱了。

人名如此，一切如此，『大門外清風明月，家庭內積玉堆金』，只須寫一副門對便可做到。儘管家裏連破銅爛錫都少有，就這一寫一改，卽日窮神去，財神來，大約頗有希望。『出賣重傷風，一看就成功』，只此兩句話，只要人家一看，重傷風就可賣給別人，自己却霍然病愈，這怕也很有靈驗的。

此
页
空
白

尾人頌贊

——名子頌贊寫成後，覺還有許多值得頌贊者，因續作尾人頌贊。

朋友們閑談，以為和偉人的『偉』字音相近者，更有『尾』字，這當然是尾巴之『尾』。偉人之外，例有尾人，這兩種人像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偉人需要尾人捧場，尾人又需要偉人提攜。有人以為尾人等於無名英雄，這是恭維，又有人以為尾人等於走狗，這是辱罵。恭維尾人等於無名英雄，實有些不忍，這不是對於無名英雄們的一種侮辱嗎？

至於辱罵尾人等於走狗，也有些不忍，這又覺過於降低了尾人的地位。

尾人，在前面已經說過，足以爲偉人捧場。偉人既下台也，捧之使其上，偉人又上場也，捧之使其穩。其有功於偉人者甚大，吾人若希望世界上有偉人者，又安能不愛護此等尾人？既愛護之，又安能不爲之頌贊？

間嘗思之，尾人有三點值得我們頌贊者：一是頭尖。頭不尖，便不利於鑽。東鑽西鑽，那一個偉人可以提攜他，他便向那一方面鑽。愈鑽得緊，愈鑽得深，得的好處愈多。二是手長。手不長，便不能東扯西扯。做着甲方的尾人，順便勾着乙方，準備將來有機會又轉到乙

方去做尾人。三是脚滑。脚不滑，便不善於跑。東倒吃羊頭，西倒吃狗肉，這原是尾人的金科玉律。要脚滑者，就在於見到風頭不順，快些帶舵轉彎，轉到別處去。

頭尖，手長，脚滑，是做尾人的三大法寶，善於做摩登的尾人者，無不具此。即此已可見到尾人之不易做了，又豈可妄加菲薄呢？爲之頤贊，誰曰不宜。

此
页
空
白

面子立國

日本黑田少將在瀋陽南滿醫大演說：『中國人最好講面子，我日本則只顧實利，不管名義。』『最好講面子』，這樣的批評中國，可謂一語破的。試看在中國整個的社會中，誰不是兢兢的在計較着面子問題。謀事要有面子，做事只要面子。極不學無術的人，可以做極重要的事，這是背後有面子在撐腰。凡事不必認真，只須敷衍得好看，這是當前的面子要緊，能如是，就可交代得了。俗語說得好：『不看金剛看佛面。』又說：『水還有個面子。』於此知面子之重要，業已深中

人心，由來已久。

有人說我們中國是一個破落戶。談到面子，想到破落戶，原來面子與破落戶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醬缸雖倒，缸架子還在，雖然現在是破落戶，從前總是公子王孫。衣食住行，一切都得要個面子，人來客去，一切也得講個面子。這種破落戶死撐活捱的醜態，別人看得捧腹，當事人却以爲這是面子問題，理所當然。

記得筆記書上談到清朝某使臣在外國和人家比賽名片大小，人家來一大的，他便特別寫一個更大的送去，以爲不可爲人家所欺侮，丟了面子，失了國體。這種外交，可謂爲『名片外交』。在國際外交史上徒增一千秋的笑柄而已。這笑柄的造成，也是破落戶好面子的心理去

作祟。

沒有面子的要面子，有了面子的要保持面子；我有面子就爲人爭面子，要了面子就只顧面子。一切事是看面子，計較面子，卽因此而使國計民生陷到絕境，人與我弄到一籌莫展，好在面子已有，遑卹其他？人說中國是以農立國，實爲謬誤，正確的應當說面子立國。

此
页
空
白

論打架的方式

據說打架的方式有好多種。說打便打，手上有刀便動刀，手上有斧頭便動斧頭，總要拚個你死我活，這是一種。這種打架，雙方都可被稱為好漢。說打不打，先磨拳擦掌，再脫了衣服，或者還把衣服交給一旁的人拿着；然後才雙方交手，這已不是一鼓作氣，當然比上面所說的好漢差一等，這又是一種。說打不打，磨拳擦掌，或者脫了衣服，腔也裝，勢也作，就是不交手。『老子怕你？來！』雙方喊得好聽，却只各擺各的架子，誰都不先動手。這又是一種。這一種打架已是

有名無實，比如做文章，已經有些文不對題，却是還能裝腔作勢，做樣子。此外還有一種，那便和這幾種迥然不同了。腔也不裝，勢也不作，以相罵代替了相打。罵到再無可罵之時，只有各奔東西。在這各奔東西的時候，或者說：『老子總有一天要你好看！』或者說：『等我把事體做完了，沒事的時候再來和你算賬。』或者說：『是好漢，明天再在這裏會。』自然，這不過藉此下台，從此誰也不會要誰好看，誰也不會和誰算賬，所謂『明天再在這裏會』，則更是夢話了。

北道上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說有一個地方就從來不會發生打架的事實。打架不過在嘴裏說說，彼此罵罵，罵完了就各散。在各散的時候，常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好！等我去找我的九哥來打你。』爲什

麼要說九哥，這就是告訴對方他是老十，還有九個哥哥，是不好惹的。假如真有此事，我覺得倒很有意味的。雖然這種打架方式，還列在前面說的第三種，却有些不同。因為臨散時說的幾句話，頗有示威的意思，其嚴重性比別的話都來得大。真是善於說辭。

以上談的個人彼此間的打架，至於國家彼此間的打架，那便是戰爭了。事實放在眼前，人家已和我們中國打架了。我們中國究竟採取那一種打架方式呢？做真好漢或是做假好漢，也得先有個打算。倘若你要做假好漢，而對方却不讓你做假好漢，對方是有刀便動刀，有斧頭便動斧頭，那你這假好漢就只有被打的頭破血出，甚至於一命嗚呼了。儘管你被打的時候還嚷着：『好！等我去找我的九哥來打你。』

(我們中國的九哥，便是國際聯盟或是美國等等)他就曉得你沒有這麼一個九哥，就是臨時做了你的九哥，也不過一隻紙老虎而已，張牙舞爪，嚇不了他這真刀真斧頭。最後的示威，也就失其效用了。——怎麼辦呢？我真不忍說了。

病忘者的醫治

偶然看到明人陸灼著的艾子後語，上面記着這麼一段故事；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睹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

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表面看，這是笑話，天下那有這樣病忘的人，連自己的妻子居然也變成『娘子素非相識』。其實我們如仔細看看，平情想想，像這樣病忘的人，現在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台下講的話，上了台便忘記了。今天講的話，到了明天就忘記了。明日之我，不惜和今日之我開戰，台上之我不惜和台下之我開戰，說得好聽一點，或可認爲思想行動之進步，如考其實際，也不過和那『齊有病忘者』一樣。

在這故事中曾說到『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不知現在的

社會上有沒有像艾子這樣的人。在我，則希望是有，並且是很多，好籌備開一所偉大的醫院，早把一班病忘者醫治好了。不然的話，病忘者足以轉染到別人，病忘者一天多似一天，各人忘却了自己的妻子還是小事，如是把國家也同自己妻子一樣的被忘却了，那才真是國亡無日哩。在古時，希臘的哲人白天打起燈籠來尋找他的同志，在現在，我則想有人白天打起燈籠來尋找醫治忘病的人。

莊子說，哀莫大於心死，這種病忘者是不是已經心死，我不是能醫忘病的艾子，未可正確的斷定。但是這忘病是一種最可怕的疾病，却無可懷疑。而其傳染性又很強烈，如不早爲之計，結果必不堪設想。賢明的讀者，且一齊來尋找能醫治忘病的人罷。如今的中國，必

得先將這許多病忘者醫治好了，然後才能講到別的種種救國的話哩。

小事不糊塗

本年二月間，報載中國保護動物會爲徐家匯一帶停泊小船，專以殺龜爲業者，劈殼挖肉，慘酷萬狀，因呈請市公安局嚴令禁止。當時不覺慨然曰，『吾國人可謂小事不糊塗矣。』近日閱讀明末野史，多記載當時民衆因薙髮之故，紛起反抗，清庭在當時傳檄各縣，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可是不願留頭祇願留髮者便極多。原來此正合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古訓。卽勉強背叛古訓，留髮不留頭，對於此星星之髮，又多如喪考妣，痛哭流涕，爲之

建立「髮塚」。於是不覺又慨然曰：「吾國人可謂小事不糊塗矣。」

說來奇怪，自己已在敵人的刀俎之下，被殺戮者亦是慘酷萬狀，其未被殺戮者，雖一時可以苟延其殘喘，亦必有一天遭逢到同一之命運，被敵人慘酷萬狀繼續來殺戮。此爲如何可以值得注意之事，乃消沉之狀，日甚一日，不聞有所呼號，有所準備，獨對於龜的殺戮，大聲急呼，可謂明察秋毫，不見輿薪。——此就護龜而言也。再者，此身已爲亡國奴，已甘心爲亡國奴，是一切犧牲，早在意中，又何必獨愛其髮，此已不可解。而此身既爲亡國奴，原爲保留未盡之生命，却又爲其星星之髮，揭竿反抗，轉又斷送其生命，出爾反爾，真是更不可解。大約當時之人，多同有此種意念：國家與自己之生命，二者不可

得兼，遂捨國家而保存自己之生命；又自己之生命與自己之頭髮，二者不可得兼，遂更捨自己之生命而保存自己之頭髮。舍本逐末，殆此之謂。——此就護髮而言也。總而言之，皆小事不糊塗耳。

宋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人多稱其得體；不知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者，人將謂何？國難至此，已是國亡無日，吾人所切盼者，乃在全國上下能對大事不糊塗耳。睚眦之爭，錙銖之較，以及不關國計生民諸事之提倡，均宜暫時擱置。非然者，如仍察察於小事，非僅爲不識大體，其結果惟有促成亡國而已。眼前之事，如各地民衆之熱心迎神賽會，袞袞諸公之啓建法會道場，謂爲無聊之事既可，謂爲小事亦可。此與明末之護髮，前數月之護龜，亦復何異？——淺

見莫測高深，因略論一二，復慨然曰：『何時得見吾國人大事不糊塗耶？』

二二，五，三。

每日談話

一 難得糊塗

記得昔日遊焦山時，見到鄭板橋寫的『難得糊塗』一方小碑，在跋文中就說到糊塗固難，由聰明轉到糊塗更難，當時並不覺其有味。近年來，像是閱歷多一點，乃知道這是處世之要訣。你雖聰明，却萬不可表示出來，最好還得壽頭壽腦，對人什麼事都可商量，像皮球一樣的沒有一點稜角。不然，你就聰明轉被聰明誤了。

在古人治家，原有兩句符咒，就是『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明知小輩同雞鴨鵝一樣的在門口鬥舌，不能鎮壓得住，却不可逕去揭破，最好和不聽見不看見一樣，若無其事。免得揭破後大家不好處，反是撕皮揭肉的不得開交，使得尊長鎮壓不住的狐狸尾巴現了出來，大失架着的威嚴。這就是由聰明轉到糊塗，須得修養有素，也才能運用自如，所以叫做更難。

又古人說過，『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國治天下平就須得家先齊，也就是家齊的擴大。所以齊家的符咒，也可用以治國平天下。你一樣要裝癡作聾，由聰明轉到糊塗。到了一切糊塗，還有什麼你爭我鬥，自然太平。

有人說，這種太平不是真正的太平，將來總要現出原形，此刻不過在糊塗的烟幕彈之下而已。爲此言者，他就忘却自己。如此認真，又作什麼？須知揭破糊塗的烟幕彈是不易容的。你一個人聰明是沒有用的。烟幕彈揭不破，結果，你就得被聰明誤了。在現在，我想做一切事都要崇信這句格言：『難得糊塗。』如生而糊塗，這是最好。生而聰明，能轉到糊塗，這也不壞。最不可藥救的，乃是生而聰明，又不肯糊塗，這是絕路，小事大事都不能做，惟有等死而已。

二 不爲已甚

在從前我個人就不甚了解這『不爲已甚』的道理，現在大約是年齡

增加了，才漸漸體會出此中的奧妙。

在這裏有甲乙兩方，甲對乙反對，因爲甲對乙不爲己甚，於是乙留了一個手指遮遮臉，得下台便下台了，或者還可屈服。這自然是面子問題在作祟。惟其大家好面子，所以一切事都得不爲己甚，免得有一方下不了台，真正的反過臉來，抗拒到底。這是處事的法寶，也是爲政的祕訣。

倘若有人於此，他凡事認真，凡事做得徹底，必有人指爲傻氣，不通世故的笨伯。在中國缺少的就是這種傻氣不通世故的笨伯。雖然有人提倡，提倡破除情面，凡事認真，凡事做得徹底；也還是嘴上講的，筆下寫的，不必是手下做的。依然是不爲己甚，無非唱唱高調，

唱得好聽，苟必言行合一，那又是笨伯。在中國雖缺少這種笨伯，也需要這種笨伯，可是萬一不可有人認真去做。倘使認真去做了，豈僅被詛咒，小則窮愁潦倒，大則必是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我們根據這種不爲己甚的原則，對人不必過於責備，對事不必過於認真，最好是用不甚肯定的辭調，以及不及不離的態度。譬如你批評某人，與其說『確有不好之處』，不如說『似有不好之處』，指摘某事，與其說『必須如此才對』，不如說『似須如此才對』。詞調的婉轉，態度的模稜，這都是從不爲己甚的處世哲學上學來的。此中有妙義，凡是說話或做事易於碰壁者，不可不有所反省，更不可不有所體驗。

三 教育之生人和殺人

在中國可謂無往而不矛盾。你說罷，農業社會的生產，工業社會的消費，這原是絕大的矛盾，這能不使整個的中國迅速的趨向滅亡之路嗎？

入超增加無已，入超之中，奢侈品更增加無已。生而爲二十世紀之人，就當享受二十世紀的物質於文明，理論原無不通，只是破落戶的中國，還不容你有此想念，有此事實；除非你自甘滅亡，存着得過且過，得樂且樂的心。

本來使用奢侈品，一般人未必會，總得要有人提倡，有人向那一

班沒有見過世面的所謂『阿木林』們去做義務的教師。先使他們羨慕，後使他們同化。這點，就不能不歸功於過去的教育了。

在中國辦了幾十年的教育，別的沒有什麼，造出成千累萬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又醉心於洋化的人，這倒是千真萬確。這許多洋化的人，衣食住行，一切以爲非洋化不可，真乃言行一致，說到做到。於是洋化的標本，漸漸從大都市帶到小都市，從小都市又帶到窮鄉僻壤，給別人模倣，使別人同化，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的方法並未隨之改進，又安能不使入超增加無已，經濟泉源日趨枯竭呢！作者以爲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爲虎作倀的，多半是這一班受過教育的人。

好事沒學會，壞事都學好，這是過去教育的成績；富國不足，貧

國有餘，這是過去教育的成績；不事生產，但知消費，這也是過去教育的成績。這樣的教育，不如毀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教育萬惡。

自然，作者不反對教育，作者至今也還忝爲人師。然而如還率由舊章，不重闢教育的新路，那教育愈發達，國家民族將愈無復興的希望，徒然增加入超，迫使國家民族患貧血症死亡而已。教育和水火一樣，能生人也能殺人，不想在中國却表現出殺人的力量。吾見入超中奢侈品日增，更是堅信這點意思，因亦不能不一吐爲快。

小言

一 做順民去

當明末清初之時，李自成陷北京，於是『百姓門首，皆貼永昌元年順民六字，各排香案，手執線香一枝。或貼順民二字額上。』後來清豫王陷南京，也是『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萬歲，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黏於門。』（這在啓禎記聞錄上記載得很詳細。）張三殺來，不抵抗，寫順民，李四殺來，

不抵抗，也寫順民。『順民』兩字，遂爲向敵人屈服，苟全性命的護身符。直到雅片戰爭之時，英兵攻入鎮江，民衆還是如法泡製，各寫『大英帝國順民』於門口。這都是一貫的表示着民族的劣根性，所謂『逆來順受』，『能忍自安』。

本來，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亦未嘗不可暫時屈服。但是在屈服時，就當已經決定了將來復仇的計劃，這才叫『能屈能伸』。倘使只知道屈，不知道伸，這就是沒出息的表現，亡國奴的行徑。過去的同胞向敵人一齊的稱順民，我們祇覺得他們可憐，到了現在，一味的想遷就敵人，如是靜心一想，又豈但可憐，簡直是可恥。自然也有一班人以爲這正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可是這種俊傑，却是橡皮做就的俊傑，

只好自己在台裏喝采，別人視之，不過是像一隻羔羊或玩物而已。一個有悠長歷史的民族，被人視爲羔羊，當做玩物，任意宰割，任意戲侮，而自己却仍自認爲俊傑，能不令敵人笑煞！

然而這些話都是廢話，國家之土地可失，民族之劣根性難除。反正我們在精神上道德上始終是勝利的，還是準備着在額頭上貼『順民』，門口貼上『×××帝國皇帝萬歲萬萬歲』的字樣，妥妥貼貼做亡國奴罷。到了做亡國奴時，一了百了，那才真正的識時務者爲俊傑哩。

二 阿拉伯人

記得幼小時，曾讀過一篇英文故事，說有一個阿拉伯人和一隻駱

駝在冰天雪地中旅行。夜間駱駝向帳幕中睡着的阿拉伯人請求把頭伸進去避避嚴寒，阿拉伯人允許了。後來又請求把兩隻前腳伸進去，最後更請求把兩隻後腳伸進去：結果阿拉伯人是被趕在帳幕外面了。這篇故事，在從前每次想到，總是笑阿拉伯人的愚笨，笑他和駱駝也講起仁義道德來。可是近日又想到這篇故事，却不敢再笑阿拉伯人了；因為這種阿拉伯人如在目前，正是識時務的俊傑哩。譬如敵人掠奪了我們祖宗的遺產，有人說，可以讓他一點，或者敵人可以不再掠奪，我們也可以藉此還能保留一點。這種計算，像比保險公司裏的精算師還計算得準確。只是有個前題，敵人必須不像那阿拉伯人的駱駝才行。倘若敵人不但像那阿拉伯人的駱駝，論其本質，還是貪狠的豺狼

之輩，那就恐怕非但要被趕到帳幕之外，連自己的身子還要被他裝到肚皮裏去。不知識時務的俊傑們在這一點上曾經計算過沒有？

此
页
空
白

雜 感

一 上台與下台

人都說，『上台容易下台難』，我却以爲『下台容易上台難』。下了台，便在台下，在台下的人只要嘴上兩片皮，便可對台上人大肆批評，批評他們如何如何不好，而旁人亦必能從而贊揚之，以爲這班台下人如能上台，定可滿人之望。其實滿不滿人之望，還待事實證明。因爲台下說話是寫期票，上台後便須兌現。如不兌現，又將爲新台人

大肆批評，高呼打倒了。善哉，馮氏之言，『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又善哉，吳老先生爲之加一註脚，說『我來做』之下要加一『好』字。如自度我來而做不好，我以爲還是永在台下，隨心所欲而說之，寫寫期票之輕而易爲也，所以我說『下台容易上台難』。

二 三等人物

我上台，你辭職，你上台，我辭職，這是大人物；東倒吃羊頭，西倒吃狗肉，這是中人物；飯碗不牢，一碰卽破，空喊『保障』，只被人笑他少見多怪，終歸是捲行李回家和妻子兒女牛衣對泣，這是小人物。大人物有個大夾袋，中人物有個中夾袋，裏面裝的都是些小人物。

小人物像虱子一樣的鑽來鑽去，或者大中人物嫌癢了，或者自己爬的不穩，便不免流落到袋外面來了。好在世上最多的就是虱子，尤其是在我們中國，脫落了幾個原是滿不在乎的。

，唉！『親愛精誠』，我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三 橡皮飯碗

世界各國都在鬧着失業問題，認爲萬分嚴重，而我國似乎就沒有這問題；因爲報上既見不到關於失業的統計，也不甚見到名人學者以及專家的研究和討論。其實我國的失業問題之嚴重，恐舉世無匹，而失業人數之多，恐也舉世無匹。

因爲失業，自然就要聯帶的談到飯碗。如今耳所聞，目所見，無非是謀事的人。大小機關，只要負責人一倒，新任者一來，雖喊着舊人一概不動，以資熟手，結果，依然朝三暮四，慢慢的撤換了新人。所謂宦海浮沉，愈是職位小的愈是嘗到浮沉的苦味，爲之浩歎。

本來飯碗都是瓷做的，自是一碰即破，即屬搪瓷碗，也受不起東碰西撞，不如以橡皮製成之飯碗，得以柔克剛。杜甫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吾亦云，『安得橡皮飯碗千萬個，俾我國失業之人受之皆不忍餓？』

四 學生救國的軌迹

歷來學生救國的軌迹，我發現到一個公式，便是——

(1)罷課，(2)發表宣言和通電，(3)遊行和示威，(4)宣傳，(5)組織糾察隊和法庭，防止同學逃脫，(6)反對學校，(7)驅逐校長並布宣佈其十大罪狀，(8)學校通告提早放假，(9)學生逐漸回家，(10)救國之心逐漸灰冷，浪漫之行逐漸顯著，(11)於是『救國』至此，壽終正寢。

倘若這公式大致不錯，可謂不幸而言中，若是一點都不對，只有怪自己觀察不精，謹負荊請罪。

此
页
空
白

橡皮人的洩氣問題

我嘗發過這麼一個議論：中國人是橡皮做的。橡皮是有彈性的，這是盡人皆知道。因此你如用手揪到橡皮人的身上，他總是無抵抗的退縮，癟了下去。揪的壓力加大，縮的程度也加大，恰好成了正比例。但是你的手鬆了，他也能慢慢的回復了原狀。——這就叫無抵抗主義。不過橡皮人之所以在壓力小時回復了原狀的，也自有故，便是他裏面原是打了氣。假若我們不先加壓力，而先用針在他身刺一個孔，然後再加壓力，橡皮人便再無回復到原狀的可能。

按之往昔歷史，中國被外族侵入的時候很多。當外族氣燄張時，除特殊的例外，有極少的人不願做橡皮人，爲着民族的光榮舉起義旗，而絕大多數的却都俯首帖耳，做了順民，做了壓力加大後的橡皮人。但到了外族陵夷時，却又鼓起氣來，大喊光復故土了。因此，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在這樣想；中國是地大物博，人民衆多，外族雖暫時吞了下去，用句時髦的話，就不啻吞了一個炸彈，結果是外族自取滅亡，反是被我們吞了下去。——從這一點看，在外族侵略時，不抵抗或抵抗不力，似乎都有深長的意義。

但我所怕的是現在的外族沒有過去的那麼愚笨，早已見到這點，先給你用針洩了氣，教你永遠回復不了原狀，那便萬劫不復了。本

來，我國人什麼事都要找古訓，不過古訓未必一概有用，也有能坑陷人的。——這點，知道的人怕就不是『都』而是『不都』了。

此
页
空
白

水烟袋和悠閑生活

紙烟遍中國，舊日的水烟和水烟袋像已漸次絕跡。我在南方，看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走出來，在家裏，不吸烟則已，吸烟却多是紙烟。北方亦然。不過在南方，所謂中國自製紙烟還不少，北方可就不行，吸中國自製紙烟，就同要吃大米飯一樣，不知地利人和。因此我想：水烟和水烟袋實在也是國貨，何以沒有人去改良改良，並且加以提倡呢？

外國人吸紙烟，我想與他們經濟時間是有關係。嘴裏吃烟，手上

做事，兩不妨礙，吸時燃好，不吸時丟了，沒有什麼事前預備，事後處理，如洗滌烟袋等等。並且桌上放着，身上帶着，一切簡便，又不如水烟袋帶出之時自己想看不雅觀，丟了身分，必須跟隨着一個當差的。

不過在我們中國，吸紙烟，怕就不是爲了什麼經濟時間。放肆的說，不過是一種時髦。試看那些小癮三，斜戴着一頂鴨舌帽，嘴裏含的一枝烟也斜在旁邊，並且一顛一顛的，不就表示他吸着紙烟是時髦嗎？假如有人在電車上，火車上以及汽車上，捧着水烟袋在抽水烟，不說別人，就連小癮三看見了，也要罵他一聲阿木林。

其實中國人的時間就不值錢，省下來化在賭吃嫖遙抽雅片上的就

很多，古人之所以創造水烟袋，愚見試測高深，或者就是防止『閑居爲不善』的。於不知不覺的抽水烟間，使其分割去多餘的時間。我們且來計算計算吸一袋水烟的動作：一是裝烟，二是點火，三是吸烟，四是提出烟袋頭吹去烟果，五是又安放好烟袋頭。一袋烟必不能過癮，勢必一二十袋，這要多少動作，多少時間？並且這過程中，動作不會覺得多，時間也不會覺得長，這不僅是心中本就沒有什麼急事待辦的原故，實際上吸烟時和吹烟果時，都有一種音樂的節奏，足以悅耳賞心。

我們中國本就是農業社會，所以一切衣食用具，無不是適應這社會的，『悠閑』兩字而已。現在悠閑的還是悠閑，却又使用許多節省時

間（也可說剩餘時間）的衣食用具，於是時間更多，多得不耐煩了。『閑居爲不善』，這也是勢所必然。——因此我覺得水烟袋有提倡之必要，這和百齡機一樣，有意想不到之効力；但不知前輩先生以及新學鉅子以爲何如？

乞丐的開心

譬如罷，人窮到沒有飯吃，做着沿門托鉢的勾當，總算是可憐的人了，可是他依然有向人傲慢的方法，因為他的祖宗是很偉大的。在他的意思，以為只消有了祖宗的偉大，便可報復當前的別人所給與他的譏刺和侮辱。你向他銜財，他可以對你傲慢的說：『這算什麼？我的祖宗比你闊綽。』你向他銜勢，他可以對你傲慢的說：『這算什麼？我的祖宗比你威武。』從這一方面推演開去，一切他都可以說他的祖宗如何如何來自尊自大。並且這中間還可以作點偽，便是祖宗所沒有的

，也可以強說他有，反正死者不復生，沒有人可以把陳死人再救活了去向他查考。譬如你向這位沿門托鉢的乞丐銜耀你的飛機，他便說：『我的祖宗墨子造的紙鳶，就和現在的飛機一樣，我的祖宗久遠的有了，你們到現在才發明，只有可憐，有什麼值得銜耀呢？』你再銜耀你的機械，他便說：『我的祖宗諸葛孔明造的木馬，就和現在的機械一樣，我的祖宗久遠的有了，你們到現在才發明，只有可憐，有什麼值得銜耀呢？』墨子造的紙鳶，等於現代的飛機，諸葛孔明造的木馬，等於現代的新式機械，且不管造紙鳶，造木馬是否有其事，即使我們都能相信他是真的，而能用來向飛機和各種的新式機械傲慢，我們真佩服他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不過，祖宗終是祖宗，他終是他。祖宗的榮華富貴，智足多謀，最多只能給予他一點美麗的梦想。虛空的傲慢，却又何補於他當前的窮愁潦倒，糊糊塗塗？倘若這位乞丐能清醒一點，默念到自己的窮愁潦倒，糊糊塗塗，不能繼續祖宗的榮華富貴，智足多謀，自己應如何的悔恨，却還要捧出祖宗來傲慢人家，這不足銜耀自己，也不足銜耀祖宗，只是表示自己的可憐，丟祖宗的臉而已。

像這樣窮開心的乞丐，在現在的國內，真是滔滔皆是，我將請問讀者諸君：『爲之奈何？』

此
页
空
白

結 婚 啓 事

偶然的看到×報上的結婚啓事一則，內容是這樣：『我倆承先室先姊遺囑，經雙方家長同意，永結百年之好。爰訂……結婚，特此敬告諸親友。』

在這啓事中，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在男性是『大姨夫作小姨夫』，在女性則阿姨變了內子，原是司空見慣之事，不足爲怪。不過這位先室或先姊，在她將死之時，居然能爲她的丈夫此後生活的孤獨作想，又爲她的阿妹早得歸宿作想，立下遺囑，使他倆『永結百年之好』總算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使她竟立下遺囑不准丈夫再婚，而她的丈夫又是個遵守遺囑的人，那才孤獨一世，恐怕要永遠哼着元微之的『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的兩句詩了。

自從遺囑在中國法律上發生效力以來，大家都特別的重視這遺囑，尤其是在分析遺產的時候。不過在男女結婚上遵守妻子或阿姊的遺囑，這倒是新鮮的玩意兒。大約『遺囑』這兩個字又成爲時髦的名詞了。記得十六年在漢口時，那正是革命高潮的時候，見到不論什麼人結婚，在結婚啓事上都寫着『我倆爲便於共同革命起見』，或是『我倆爲集中革命力量起見』。在當時，結婚的人如不這樣寫着，似乎就有腐化不革命的危險。事過境遷，在目今大約因爲革命已經成功，於是結

婚啓事上也就不再見到這一類的話了。

並且『結婚』兩字，在當時用的人也極少，恐怕是嫌這名詞也屬於『蠻性的遺留』，因而改爲『同居』或『共同生活』。自然，照字面上講，『同居』或『共同生活』，是要比『結婚』兩字來得漂亮多了，摩登多了。而到了現在，反又覺得『同居』或『共同生活』。說來有點肉麻，於是轉了一個圈子，又回復到『結婚』去了。

此外，在十六七年時。男女兩性之結婚，大多不用什麼介紹人，更談不到什麼父母之命。合則『同居』或『共同生活』，不合則分居或各自生活，多不須有什麼儀式。在目前，則似乎又須有介紹人，更須『經雙方家長同意』了。這裏又像是轉了一個圈子，仍舊歸還原位。

本來結婚是兩個當事人的自由，婚姻啓事上如何寫法，自然也是兩個當事人的自由，第三者正無須妄參末議。不過我却因爲結婚啓事的寫法之轉變，而想到我們中國的各種事體，似乎都像在那裏轉着圈子，一轉一轉的，常又是歸還到原位去。

從好吃到做人

據說沒有人不好喫的，因為『食色性也』。

記得有一位好喫的朋友，雖其天性應爾，別人總覺得他之好喫，有些過分，因而點察他好喫的異動，歸納為七字訣：『扁叉橫拖不怕燙。』這七字訣蓋一『三部曲』，且有先後連鎖的關係。第一是扁叉，非扁叉則所得不多不快；第二是橫拖，非橫拖則所喫不多不快；第三是不怕燙，非不怕燙，則好喫之醜態畢露，貽笑大方，還在其次，重要的仍在其足以貽誤好喫之戒機，則損失大矣。

前一些時，幾個朋友在聚餐之時，偶爾提到這七字真言，座中竟有一位朋友搖搖頭，以爲這不如他的三字訣。這三字就是『狠準忍』，『狠』是不顧一切，『準』是認清目的，『忍』字實在就是不怕燙的意義。改爲忍字者，大約求其合於古訓『能忍自安』之故。這三字訣既要言不煩，又深入肯綮，真乃好喫者足以終身服膺之座右銘。這位朋友說完，大家都笑，也有大點頭而特點頭的，古人所謂莫逆於心，大約就是這樣解釋。

從好喫談到賭博，在這三字訣提出後，坐中又有人說起打牌九也有四字訣，前三字都同，只末後添了一個字，末後一個字是『奔』，連起來說是『狠準忍奔』。『狠』是要孤注一擲，『準』是要下注準確，『忍』

是指輸的時候，要忍，不可作慌，『奔』是指贏的時候，要奔，不可留戀。這打牌九的四字訣，妙在最後一字贏到就奔，可是座中就有人說：『贏到就奔，就沒有這種傻人，因為贏了還想贏。』同時却又有人說：『贏到就奔，就沒有這種聰明人，因為贏了還想輸。』大家都說：『這話太幽默了。』

從太幽默，轉又談到做人。有人說做人也有四字訣，即『哼狠恨黑』，這四字正是平上去入。『哼』是說態度很關茸，似乎一切都模模糊糊，不與人計較長短，但是骨子裏面却『狠』。既然骨子裏面狠，有時不能隨心所欲，對人便『恨』，恨別人的一切不走上他的心路，等到恨夠了，遇到機會可以捉着一筆錢等等，便目無餘子，一口吞下這就

是『黑』。

此人說後，座中有一位似乎很有閱歷，慨歎着說：『居今之世，能謹守這四字做人訣，其得意還用說嗎？』——於是從幽默終於轉到大家的沉默，在沉默中連喫也不想喫了。

說 話 的 研 究

據說人的嘴有兩種用處：一是吃飯，二是說話。可憐有些人却因這張嘴，受盡了牠的罪。就因有嘴要說話，似乎總不能用十字封條封閉了起來，結果是到處因說話而開罪於人，而碰壁，而焦頭爛額矣。嘴之說話的用處，既得到這種消極方面的禍害，於是吃飯也就受到影響。不會說話，或者說不善說話的人，他是不易得到飯吃的。那些被你開罪的人，他們會以使你沒飯吃為報復手段。當你展轉流離，飢寒交迫之時，你肚裏自會咕嚕咕嚕的埋怨你：『你這白頸項的老鴉，開

口便是禍，現在沒飯吃了，使得肚子受罪！」在這種情況下，不由的不令人想到，假如沒有這張嘴，不會說話，也不會吃飯，那不一了百了嗎？本來有嘴是禍害：因為吃飯，於是病從口入，又因為說話，於是禍從口出。不管是入口或出口，反正容易惹禍。上帝造人，偏要造出這張嘴，大約自始就存着玩弄人類的念頭，使得每個人總帶着一張嘴到世上來，讓他們動輒惹禍。

不過嘴之爲害，也不是人人都覺到，大約因爲有不少的人比較上聰明些。這不少的聰明人，他們惟一的法寶，則是以嘴的善說話，滿足他們嘴的吃飯的需要。在這種年頭，說話難，吃飯更難，爲了不能自殺，對於嘴之說話的技巧，誠有研究之必要。倘若研究有得，而又

行之有方，那就可打破『世上無如吃飯難』的難關，其樂何如！在下不敏，在到處碰壁之後，覺得嘴之說話，至少下列幾條原則是值得注意的：

①對己有機會吹就吹，機會過了不吹，將沒有人瞧得起你。

②對人要恭維的就恭維，機會過了不恭維，人家將不會提攜你。

③對在上的說話：他說是，你就說很是；他說不是，就說很不是。聽的人既聽得舒服，自會對你另加青眼。

④有時話又要說的圓通，不可過於着實，以便見到風頭不順，即時轉舵。

以上所舉，尚屬可行，不過如何行法，像如何臉厚，如何捕捉機

會，這都是先決問題，似乎應有專家指示之必要。世有開設說話補習夜校者乎？吾將傾囊前往受教也。

苦笑中的獨白

我在露着苦笑來歡迎這民國二十三年的國慶。

前一月九一八時，我曾寫了一篇『紀念復紀念』的短文，現在呢，也不想依樣畫葫蘆，寫一篇『慶祝復慶祝』。不過飯是要吃，話不易說，仰天而談，既未必有什麼人點頭稱善，自言自語，有如獨白，因即題此文爲『苦笑中的獨白』，也是解嘲之一法。

古人常譏諷那些沒有生氣的人爲『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的另外一個名詞，大概就是『沒有靈魂的人』。據個人淺薄得可憐的觀察，就

覺得在中國『沒有靈魂的人』是太多了。沒有生氣，自然缺乏活力：只有暮氣，自然露出死相。彷彿羅馬的廢墟，就在整個的中國。

九一八，不悲不哀，雙十節，不歡不樂。平平淡淡，像炊烟，像流雲，轉眼間就消逝了，如同沒有這回事一樣，照常可以苟延殘喘的過日子。照此推證下去，即便整個的國家都亡了，未必便有什麼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反抗之壯舉表現出來，一樣的可以平平淡淡，像炊烟，像流雲，轉眼消逝，如同沒有這回事一樣。自然，這是中國人的『美德』，喜怒不形於色，要有涵養，不可一有刺激就反應出來。並且人生百年，又何必遇事認真，費精勞神，那是傻子幹的勾當。好罷，大事看做小事，不必多愁過樂，這種人還有什麼生氣，還有什麼

靈魂？

可是外國人却不然。外國人不但爲着自己，爲着朋友，爲着社會國家，凡事都要認真。擁護自己的權利主張等等，可以不惜捨棄生命，擁護朋友以及社會國家的權利主張等等，同樣也可以不惜捨棄生命。爲國殤可以如喪考妣，爲國慶可以狂歌痛飲。可以把自己的帽子拋擲到天空裏，可以把自己擁護的人抬起來遊行，這在我們文明的古國自然看不慣，或者要罵一聲小器易盈，尙欠涵養。就這看不慣，罵一聲，却永遠的使中國被稱爲文明的『古國』，暮氣沉沉，死的十足了。

無活力何能做事；不認真那能成事？喜怒『不』形於色，這是過去

的死路，喜怒『必』形於色，才是今後的生路。我們如不想被人永遠稱爲文明的『古國』，而想變成現代的國家，則九一八應當深切的悲哀。雙十節應當盡量的歡樂。我們要表現熱情，我們要表現活力。我們要在活力中表現出奔放的熱情，我們要在熱情中推進着豐富的活力。不算妄言，這才是民族復興的基調。

自然，這不是嘴上說說，報上載載，什麼『極其悲壯』，『盡歡而散』就算數的，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又自然，筆者如此云云，未必有什麼人點頭稱善，於是獨白也就止於此了。

附錄

我與文學（代跋）

（一）

我自幼就生長在揚州。揚州，這在過去詩人筆下的揚州，是多麼值得令人惦念！唐人張祜的遊淮南詩：『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這樣的以整個生命寄託給揚州的人，古今來不僅是張祜一個，而我偏就生長在這裏，是何

等的幸運！

自然，詩中的揚州，比起眼中的揚州是美麗得多。但是我自幼也祇在詩中接近揚州，所以揚州的美麗，對於我就和甜蜜的夢境一樣，值得悠久的回味着。

至於我爲什麼自幼只能在詩中接近揚州，說來也很可憐。自己雖自出世後，就帶來了貧苦的命運，可是却還掛着一面『世家子弟』的藤牌，家中人是絕對不准隨便出外閒走，更不准隨便和左鄰右舍所謂『小戶人家』的小朋友一同戲耍，他們時刻的說，那是『下流』。自己雖不明白『下流』的解釋，却總覺得『下流』是不應該被人稱呼的，因而就只有在家裏左支右絀的旋轉着。同時又因爲家裏的境況，一天窘迫似

一天，父親和母親的臉上輕易看不到歡樂的表情，他們焦灼，他們煩躁，他們甚至於鬪嘴，稚弱的心是受不起這樣的刺激，便照例的躲避到一旁去。這所謂一旁，是我們同住的一位姑外婆那裏。她年紀已很大，沒有丈夫和兒子，大約也很感受到人生的寂寞，對於我們姊妹兄弟都很愛憐。她認識不少的字，她能唱小說，又能哼詩歌。雖然有痰喘的毛病，在她唱小說哼詩歌給我聽時，我却總覺得極有音節的。

她教了我許多的詩，如『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這些有關於揚州的詩，她誘導着我哼熟了許多。並且她教我哼詩，很能捕捉機會，譬如在清明的時候，她教我『清明時

節雨紛紛』這一首詩，在端午節的時候，她又教我『五月榴花照眼明』這一首詩。她要我記得，她要我適當的時光，背誦出來。於是一年春夏秋冬，在我貧弱的腦海中倒都有了應時的詩歌。並且她還把『清明時節雨紛紛』這一首詩，用另外一種遊戲的斷句法哼給我聽。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不想這一首短詩，竟有這樣的變化和玄妙，這使我由被動而自動的與詩歌發生了情愛，也居然浮起『做一個詩人』的念頭。記得從前我有兩句詩是：『自是綠楊城郭好，而今也欲作詩人』，雖然『詩人』這名詞，至今與我無緣，可是在從前却曾時刻有此憧憬。——這種鼓動的

初力，使我永遠的記念着我的那位姑外婆。

(二)

再談小說，我的姑外婆喜歡唱的是天雨花、玉生緣、再生緣，：我一點不感興趣，倒是她不甚喜歡說的西遊記，受到我熱烈的歡迎。雖說孫行者常被唐僧念緊箍咒，但是他的地位，在我的腦中並不因此而降低。那時孫行者，成爲我惟一的崇拜之人物，家裏懸掛着的『天地君親師』中堂，我總想把牠改做孫行者的畫像。

孫行者之所以受我崇拜，就在於他能七十二變。他能夠上天，能夠入地，甚至於能夠鑽到妖精的肚子裏，耍起他那根金箍棒起來，這

真是一件特別有趣味的事，至於猪八戒，沙和尚，那是馱子和傻子。我曾叫過臉上手上弄得很齷齪的弟弟爲猪八戒，又會叫過穿着大而無當的衣裳的弟弟爲沙和尚。只有孫行者這一個名子是不輕易叫人的，因爲孫行者很是活潑，很是伶俐。

自己是這樣的愛好西遊記，姑外婆却不甚說給我聽，於是只有把書拿來自己躲在一邊去看。每回後面的悟一子評語，當然是不懂，自然也不看，總是認爲多事，信手的翻了過去。等到西遊記看完，哼詩的興趣被看小說的熱心毀滅了一部分，各方面找小說書來看；接着便找到聊齋誌異。

說起聊齋誌異，算是父親介紹的。因爲他在心境比較開展的時

候，喜歡一段一段的像講童話似的講給我們聽。那時我的最大的妹妹才有七八歲，父親因為她長得很有趣，常講聊齋誌異中一段義犬故事給她聽，她便學着說給人聽：『一隻狗子，汗滴滴的……』『一隻狗子，汗滴滴的……』從此成爲大家和她鬧笑的資料，也成爲我看聊齋誌異的動力。

父親見我翻他看的聊齋誌異，總是說：『這書你是看不懂的。』雖然他是這樣說，却也不嚴厲的制止我，他是從來和藹的，無論對於什麼事。因而更增進我的好奇心，在好奇心中並且還雜着一些好勝心，不管懂不懂，乘父親出去，總是翻閱他的聊齋誌異。

這還是在舊制高等小學時代，年歲只十二歲左右。後來到了師範

學校，教我的國文是李涵秋先生，這才將我從看小說的境地引到習作小說的境地。

『你知道吧，教你們國文的李先生是位小說家？』一位老同學告訴我，我搖搖頭。

『他做了許多小說哩！』老同學接着說，我又點點頭。

從此我在上他的國文課時，看着他那瘦削頹長的身材，聽着他那清晰簡潔的講說，總是有點神往。有一個時期中，他每天到學校裏來是騎着一匹黑驢，騎到學校門口，才悠然的下了驢子。聽老同學說，他騎着驢子在街上走時，遇到熟朋友，只是拱拱手，說一聲『恕不下驢』。又在他最初作品雙花記的序上，寫着『著者少有慚德』，內容便

是寫他自己少年時的一段男女私情。這時我的心目中是把風流才子和小說家併爲一事，中心是如何的豔羨着他呀！

他教我們國文，似乎不甚贊成道貌岸然的古文，因此他常常選許多唐人小說給我們讀。選唐人小說做國文教材，在現今已是家常便飯，可是在民國五六年間總得算是特有主張。

『做文章，總不能做得教人不懂。用幾個古字，這是不能嚇倒人的。至於說到姓王的，便查出許多姓王的典故，七拼八湊的像百家衣一樣的補綴起來，這尤其是無聊。我肚裏固然沒有幾個典故，就是有几个典故，也得是我用典故，不能典故用我。』李先生常是說這一段話，大家都知道是有所指的，因爲當時國文教師中有一位就是這樣

的。

他的話，私心很是贊成，看唐代叢書，看紅樓夢，看他著的廣陵潮，看林琴南譯的說部，如茶花女遺事等等，便成了自己日常的工作。而聊齋誌異，這時似乎懂得多些，更變成精讀的模範文。此外又買到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等書，總是看過一遍，又是一遍。看的時間在夜半，在清晨，看的地點是在廁所。因為祇有這個時間和空間，是舍監耳目所不及的。

讀的多了，也模倣着寫作一點。沒有人生的經驗，沒有人世的觀察，自然是只有模倣。人家寫的是湯糰，我便按捺扁了變做燒餅。在當時未常不自詡抄襲有方，而在現在想想，實在貧乏得可笑。

寫成之後，得空便拿出來偷偷改正一遍，可是始終不敢送給李先生改，似乎畏懼他的偉大，結果只有回去請教父親。畢竟還是父親和藹，無論對於什麼事可以體諒兒子，居然代我改別字，刪削不通的句子。

『錯字也得留心留心！』父親指着別字給我看，我的臉上泛着紅霞，所好他是不反對我寫小說，這是私心可以自慰的。

(三)

兩幕趣劇。

——母子兩人。

子 娘，給你看個東西。（手裏拿一封掛號信。）

母 這是那裏來的？（抽出掛號信裏的五圓匯票。）

子 這是上海報館裏寄來的，因為我代報上寫了幾篇小說。……

我想做一身竹布褂褲。……

母 你寫的文章還值錢呀？（撲嗤笑了起來。）……好，代你做一

身褂褲，……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稿費。當時寫的什麼小說，投到那一家報館，（彷彿是叫亞洲日報，不久就停刊了。）現在都很模糊。只是用的筆名是記得的，叫做『天戈』，是取意於韓愈的石鼓歌中詩句，『宣王奮起揮天戈』，同學都笑我雄心不小，其實也是學得來的，以為文人必須

有幾個外號，如什麼居士道人，名字愈多，就像愈風雅似的。

五圓稿費，做了一身竹布褂褲。餘下的在母親那裏，妹妹弟弟在這餘款中都分得一點糖菓錢，他們嘴吃甜了，都說：「哥哥會尋錢：

……哥哥會做文章，……哥哥有糖果給我們吃，……」新衣服穿到學校裏，被比較接近的幾位同學曉得了，他們都很驚訝，他們都脣着嘴笑，他們都拍拍我的肩膀，我是被包圍在讚美和羨慕的氛圍中，當時我真以為自己就是一位小說家了。

到了五四運動發生後，那時我已從師範學校畢業，也忝爲人師，看見報章雜誌上的新詩，忽有又將潛伏很久的詩興激動起來。謀文學上的解放，提倡白話文，寫新詩，做新小說，我竟做了新文化運動的

擁護者。尤其是新詩，像是使自己着了魔，五彩的信箋，一張寫一首小詩，用紅綠絲線自己裝訂起來，收來抽斗裏，就像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一樣，後來看到時事新報的學燈上登載着郭沫若宗白華等人的新詩，眼熱起來，也寄去幾首。居然揭載出來，且有五角錢一首的稿費，這是我的詩賣到錢的第一次。同事的說：『老洪，你是新文學家！』他們豎起大拇指，實在一半雜着譏刺。不過譏刺是不能毀滅我的喜悅，別人的譏刺，只有引起我的鄙視。『你們那裏懂得新文學！』我常是用一種特異的眼光把這意思回答給譏刺我的人。——當時我又真以爲自己就是一位新詩人了。

(四)

民國十年，我辭去小學教師，到武昌高等師範去上學。我讀了郭沫若的女神，郁達夫的沉淪，張資平的冲積期化石，從此，才堅定了我對於文藝研究的基石。就中以郭沫若的女神給我的感動最深。一時衝動，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了幾首新詩寄給他，由泰東圖書局轉到日本，却沒想到，不久便接到一封很長的覆信，他從去的信中知道我是揚州人，於是談到他在日本人書中知道揚州春柳長堤的冶豔，很是羨慕。又對於我的詩加以許多獎飾，後來這些詩曾登載在創造季刊上，這是我與新文壇上的人物第一次發生關係。此後我之所以爲創造季刊、創造周刊、創造日報、洪水、幻洲寫稿子，都是從這一點牽扯起來

的。

不過，我早經在幻洲上說過，時間是偉大的批評者，自己只在文藝的大海裏或浮或沈，沒有什麼進步，時間的證明，自己的修養原是不夠的，因而最近幾年來，幾乎是不寫稿子，除非朋友來壓榨。自然，自己總還希望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可是逝水年華，我却辜負了生長在揚州！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爲法小品集
實價肆角

作 者 洪 爲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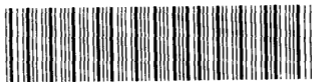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安貴陽溫州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79B

